

913-7
2

墨
綴

刊新作劇
集 伐 筆
作華子馬

行印局書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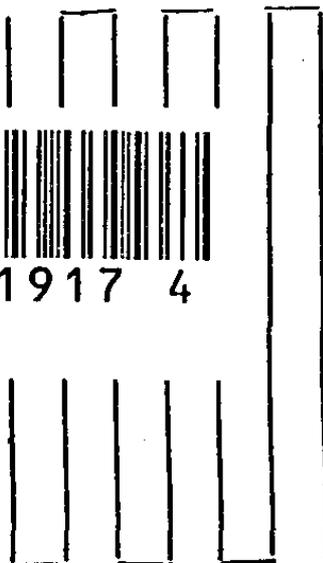
刊新作創

集 伐 筆

作 華 子 馬



3 0610 1917 4



857.63
413-7

2

錄 目

目 錄

毒瓦斯針	一
南溪河檢查長	二二
老八爺	六三
狹路	一〇一
南澳襲來的暗潮	一三三
浮屍	一六一
五六二號	一八七

目 錄

目 錄

卡瓦地之夜……………一二一

前記

這是我的第二個短篇結集。裏面所收各篇都是在近半年內寫出來的。恰當此時，在文壇上發生了兩個口號——「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爭論。然而，我認爲沒有什麼論爭的必要，因爲牠們根本就是一樣東西，都是由於這民族的危機以及政治的動向所刺戟出來的文學上必然要走的路徑。怎樣寫述中國現時一般的社會情狀，怎樣使牠做武器去覺醒大衆；或領導這非常苦難的時代，都是現今所必需的。所以我覺得不僅祇是不必論爭，並且頂好還是埋頭去

幹，直截了當的說，便是一「拿出點貨物來看看！」

在這八篇小說中間，所採取的寫作的對象完全跟我從前的不同。

有幾篇全是反×的，先後在各刊物發表。可是等到印出來時，滿紙的××，真有點痛心和慚愧。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把這可怕的忌諱填補起來呢？

卡瓦地之夜和五六二號，差不多是報告文學。雖則事情的首尾並非眼見，然而事實卻也不必疑慮的。這兩篇東西寫來難免陷於平敘一點。可是看下去我想不至於不清楚罷。

馬子華，廿五年九月。

毒瓦斯針

夜裏十二點一刻，天上連一點星光都沒有。

周時霖剛剛從裕泰紗廠的辦事室出來。汽車停在大門口，按了

聲喇叭，門房李二睡眼惺忪的直立了身子站在一邊，讓車子駛進去。

這幾天老爺例外的遲回家來。

「老爺！客廳裏還有一位客哩，等了差不多兩個鐘頭了。」李二

迎過去把車門拉開，恭敬地說。

「哼，真是蠢才！你不會告訴他說我不在家嗎？」周時霖肚子裏

丁



的氣還在冒，順便發在他頭上。

「我老早就跟那位爺說過啦，可是他硬要等一等。我看看又是×人的那付兇像，所以也不敢怎麼阻擋。」

×人——這一下可把裕泰紗廠的這位大老闆噤住了聲，慢慢的他心裏才有點兒明白，移動腳步轉向客廳那邊去。沉默中，步子反而來得輕快。

雖則他沒有東渡留過學，像當政諸位一樣的，可是爲了廠裏邊業務的關係，常跟×人辦交涉的。一跨進「福衍堂」，便看見在呆坐着的橫光尾二郎，那傢伙會講一口官話，早就認識他的。

「對不住！讓你等這麼久。」

「沒事沒事！我想你一定這時候回來的。」客人站起又矮又肥胖的身子，穿着一套淺灰色的西裝，一條金錶練吊在腰帶上，顯出那副很精幹的樣子。不僅祇是精幹，並且還很和氣，寬闊的圓形的臉上常常在笑。

客人一邊點着梳得光亮的頭，一邊便走過來跟周時霖握手。

僕人來把煙茶送過以後，他們便互相傾吐商談。周時霖斜倚在那左邊墊着涼蓆的紅木椅上，顯得沉思而且不願多說話那樣的。他不是今天才有這一付態度，二十年以還是沒有一天心裏面太平一點的。你單看那禿了的頭頂便更明白。

他真覺得這樣坐着不甚好過，客廳裏的燈光又是昏暗的黃色，互

相的面孔都不見得十分表現得「通暢」，這種談話不自然的程度簡直好像法庭上的鞫問。可就比不了周老爺在窰姐兒家裏那麼痛快了。何況今天就跟營業部主任方良整整的討論了一天，已經疲倦不堪呢。

「前天所說的那件事，我想是一定不成什麼問題的……不過，不過東京方面想得到一個具體而且確定的答覆，那邊比較容易進行。」橫光把抽完的半截煙拋在煙灰盤裏，十分客氣的轉入正題。

「今天我回家的時候這麼遲，原因就爲此。老實說，這也並不是可以媽媽胡胡解決得了的。牠還牽掛着其次的一些附帶的事件。」周時霖所不希望說到的事情居然是無可避免的來了。可是他在形式上還想爬在上風，這種不耐煩的語氣和態度不過是用來保持那二十年存在

着的特殊身分而已。甚至於他還特別加重語氣地贅上一句：「我真不知道貴會社裏爲什麼恰恰在這時候要來逼我。」

「嘿嘿嘿……」橫光在假笑。

周時霖瞅了那坐在沙發上的對手一眼，然後閉了下去。腦子被一團精粕裹住。偏偏壁上的鐘又的答的答地鑽進精粕中來。他直覺地發現夜深人靜應該是睡熟的時候了。

「周先生！你真應該吃點藥。我從前在東京醫大念了九年的內科。我知道你的確有點腦貧血……呃……神經衰弱。」橫光用指頭一點點的得意的向他表示好感。

可是這種「親善」連現在直接受惠的周老闆都有點忿疾和討厭。

他沒有答應。

「其實說，話題也用不着扯遠，這件事我今天晚上是打算把牠弄個決斷的。可是今天要是決斷不來，那就明天上午吧，橫豎我們是老友。」橫光尾二郎站起矮胖的身子，隨着追問一句：「你以為怎樣？」這當兒，周時霖巴不得早些請他離開這地方，連話都恐怕沒有聽清楚，便順口回答說：

「好的好的，我再酌量一下。呃，夜也這麼深了，再會吧。噯，真對不住得很。」

橫光尾二郎乘汽車出去了。

在工廠裏今天已經就覺得心裏不安定，營業部主任把兩月來的營

業狀況詳細的告訴他，簡直比他預料所及的更壞了。自從走私的X紗在華北暢銷以來，天津的紗業便一落千丈，已經就很難維持了。可是這麼愈來愈多，從天津市各個中國紗廠裏面的出品便冷清清的積堆起來。根本就供過於求的「生產過剩」了。跌價，過剩，使得身為廿餘年的紗廠主，沙場的老將，在天津市上可以週轉得下去的「大亨」，到現在也沒有辦法了。這兩個月以內就少進了二十多萬。這樁事已經就够周老闖想想辦法了，停付工人的工資呢？這又會鬧出罷工的亂子。暫時停閉呢？那麼幾百部機器、房產、地基……的利息到什麼地方去取。

誰知正在這種困難的時候還被人逼迫下去，在侵略者的武力後面

是有金融資本家、大企業的经营支配着的。槍口永遠是爲着算盤所支配，所以在××跟××有一個極大的華北紗業开拓會社，他們已經決定不再用走私的這種笨法子，他們要直截了當的擴張×人經營的紗廠，要收買中國人自己在華北的紗廠，那麼在華北，不，長江流域甚而至於全中國的紗業，就永遠的和我們「經濟提攜」者的手裏了。

收買！

威脅！

這是鄰邦唯一的法寶，是意志傾覆的風暴。那麼我們這一向以圓滑週到著稱的周時霖老闆便是中這法寶的對象之一。經營二十餘年，現存有五七·三〇〇錠的紗量的大紗廠，是在風雨飄搖中間。

「……如果那福島紡織業以及大××紡織社在津開設新廠以後，那你這個工廠是眼睜睜的看着他關門的，何不，何不這麼一來，兩全其美，大家有利。」

這是橫光尾二郎的話，是帶着游說與威脅的，可是事實上是真的有來津開廠的這一會事。那時候，可也真的不得了。

周時霖老聞一邊拖着高大的關東大漢那種身材，一邊在沒力般的想。他覺得身下已經不能支持，心又是痛得很利害。年紀近五十，什麼老病都發了。何況這幾天，他簡直是蹲在油鍋裏面過日子。

今天晚上是例外又例外，在深夜岑寂中上了樓。脫掉了長綢衫便說要睡，姨太太做出乖巧的樣子奉承着：

「老爺怎麼今天事這麼忙？有些事不必自己做的喊下人做做好了。連我都等得够啦。那麼吃東西再洗澡吧。」一邊迎着笑臉兒，一邊從牀面前走過來。可是老爺並沒有答話。祇用毛巾揩揩臉便躺下牀去了。

老爺病了。

早晨太陽已經把一個庭園幾級石階照得滿滿的，丫頭春喜從上面下來，正碰到坦開胸膛拚命搨着葵扇的汽車夫王貴。她慌慌張張的說：

「王貴！老爺病了，叫你快開車子去接大夫來。」

「接誰？」

「前幾天來的那一位姓劉的。」

老爺睡着沒有起牀，什麼東西都不進口，姨太太守在旁邊顯得一
幅苦相。工廠裏曾經打電話來請，簡直不敢通報上去。其實等到汽車
接來的劉大夫也看不出是什麼毛病，祇是頭有點發熱，體溫是三十八
度幾。姨太太說恐怕是昨天晚上回來得太遲受了寒。大夫也就順勢開
了一張方子，拿到手的是幾片阿司比林。

劉大夫走了以後，忽然門房李二在那兒探頭探腦的，說要請姨太
太出來說話。

「幹嗎？」姨太太問。

隨着，李二輕輕的挨過身子去，悄聲的說：

「昨天夜裏來的那一位××人，他又耍會老爺。」

「你說老爺生病不會客呀！」

「說過了，他說他可以順便跟老爺看看病，從前當過醫生的。現在他已經回去提藥箱，晚上再來。」

「當過醫生的？」姨太太沉默地想了一陣才說：「好，等我問問看。」

誰知到了晚上，橫光尾二郎真的到了，阻擋不住的上了樓，穿着一身白布的醫服，手裏提着小皮箱，上面還有一個紅十字。他一進房門便向牀上躺着的周時霖老闆道一聲晚安，很紳士趣味的給姨太太鞠了個躬。

「周先生，我聽說你病，所以特別來跟你診治一下。朋友是應該幫忙的。」

「真太勞神，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病徵。」老爺在牀上十二萬分不高興的敷衍着他。

也不過是來一套通常的答問，橫光尾二郎就請姨太太出去，讓他能夠靜靜的診視一番。他嘴裏還在咒罵那位劉大夫用阿司比林的淺薄啦。

房間很廣大，在屋頂上吊着兩支電扇，並且窗子面臨着空曠的花園，風徐徐地吹動着水綠色的窗簾。藍色的燈光透過沙玻璃的棱形燈罩，這屋子不僅祇是華麗，而且幽靜，涼爽。

橫光尾二郎把香煙拋進灰碟裏面，然後從容地從皮箱裏拿出聽筒和其餘零碎的東西，走到病人的牀邊。微笑而且客氣的向周時霖請求式的說：

「周先生！請你把衣服解開一點，讓我聽一聽。從脈搏以及溫度這方面我已經斷定是有病的。」

周時霖把胸部坦開來，可就有點不大願意，可是平常橫光的話他都唯命是聽的。這簡直是一個極大的矛盾。他用沒有力的眼睛看了對方一眼，把頭甩過去不理睬。橫光做出一付醫生的樣子把聽筒按在病人瘦小的胸上：

「周先生！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可是你的因循是使我很爲難的。」

事情真很急迫了。所以，喂！你看……」

橫光說了一半便把周時霖的頭推過來，病人看見橫光的左手持着一張長形的洋紙。隨着對方便說：「……這是一張合同，請你今天晚上無論如何簽了字。這事情是很對不住的——假若你不幹，那麼看吧……」

所謂「醫生」，指着自已握着橡皮管的左手裏，那兒有一支發着銀光的針。橫光接着說：

「……這是一支毒瓦斯針，如果你不答應，那麼事情就祇有最後一步了。周先生！你想！難道我們××人還怕什麼嗎？」

周時霖在嚇得發抖，兩隻手想把自己的上半身支持起來，然而又

被人按了下去。額角上馬上就粘滿一層冷汗，眼睛又像是乞憐又像是疑慮，他呆呆的看着橫光的臉已經是嚴肅而沒有笑意。看看那一支毒瓦斯針正鋒利地對着自己的心房。

到最後，周時霖才勉強的鎮定下來，他看了看橫光左手的那張合同道：

「那麼給我看看再說。」

裏面那些條款都是從前討論過的，其實都不能完全適合自己的意思。尤其關於現款的問題。然而，他這種看看的意思也原原本本的是那一套兒——他常常想保持，勉強地形式保持自己廿年來所存在的身分，所擁有的高貴的尊嚴。雖則常常落空，就譬如這晚上的事，你縱然

想發點兒脾氣說：「這種條件太苛，我不能接受，」可是已經不可能了。

那一隻顫抖的左手握住了自來水筆，在「天津裕泰紗廠廠主」字樣下面簽了他的尊姓大名。

晚上十點四十分，橫光尾二郎告辭出去。姨太太隨在後面問：

「我們老爺的病不要緊吧？」

「不礙事，沒有關係的。一兩天就會好的。藥過幾天我帶來。」一陣笑聲隨着下樓的腳步去遠了。

可是，在四天以後——

裕泰紗廠便發生極大的騷動，全廠的工人罷工，一向很出頭的楊大任這傢伙，（是裝箱間裏的小工）便做了主席。他們集攏在場子裏

開會。工人們大大小小的擁擠着成黑黢黢的一片，嘈雜地咒罵着。

楊大任站在一張桌子上向大家談話，伸長了頸子。他這幾天聲音都叫沙了：

「我們要反對××人收買裕泰紗廠，我們請周老闆增加工錢……要不然，我們就大家罷工。××鬼子够不上來管我們……」

「是呀！」「打鬼子！」……一陣應和聲。

忽然一些浪人從大門口衝倒了守衛的人進來，槍聲四處在響。人羣方散開去東奔西跑。

楊大任在臺上喊道：

「大家別跑，別跑。我們跟他們打呀。」

真的有一部份人……跟那些浪人打起來。可是楊大任便被拖下桌子去了。

社會局去調查。

工廠的門關着。

楊大任在廿四個鐘頭以後便無故的死了。

到那一天晚上，周時霖廠主勉強地會客的時候，廠裏面的一個職員跟他說：「楊大任死得很怪，死前他遞給一個伙伴一根銀針，說浪人用這針刺進他的肚子去，以後便很難過的死掉了。」

周時霖很明白的，他看見過這種東西。隨着說：

「賞他口棺材吧。唉！我們大家都受不了這種罪了。」

幾天以後，裕泰紗廠又開門了。然而老闆並不是周時霖，周時霖先生已經到廬山去「避暑」。

南溪河檢查長

現在他是過着優閒的日子了，堤岸轉角的地方，矗立着白色的洋屋。他不常出門，家裏面已經很够走動的；那麼寬廣的花園栽種着法國來的茶花和梧桐，並且幾丈高的金雞納樹伸直了她的細腰站在圍牆靠邊，噴水池旁。一兩隻灰白色的兔子和一隻錦雞安靜的遊玩着，在河口，這樣人家是並不多的，尤其在這兒被大火燒了以後，高大的洋房已經成爲極樂天宮了。

夏天的日子覺得很長，雖則吱吱的有蟬聲聒噪着，但也衝不破

悶熱包裹着的寂靜。河口，這亞熱帶的一角，若干的人就像沒有知覺般的，本能的揮着大葵扇子，心裏頭還是說不出的難過，可是在那邊洋屋裏，都好像是隔了一個天地，你看，從南海那邊飄拂過來的薰風搖擺著金雞納樹的枝葉：在白色洋屋的走廊中間，楊南春先生正和陳太太坐在一張楚石小桌邊喝法蘭西販來的冰凍葡萄露，那桌子上放着大小的瓶子和玻璃杯，在頭頂上，是安南特產的長長的軟扇，左邊和右邊都站着兩個僕人拉着軟扇的繩子，一陣陣涼風動盪在走廊上，然而那兩個僕人並不覺得有風。

楊南春先生穿着那一套白防布的西裝，坐在藤椅上，杯子拿在他的手裏。

你喝點杏漿吧，這東西對於婦人是很有好處的。

「我不喜歡喝，現在有點想睡想睡的。」廣東太太又忸怩又有點兒懶散的樣子答應了她的丈夫。

「嘿嘿，嘿嘿，昨天晚上……嘿嘿，嘿嘿。」

那雙媚眼瞅了一下，太太岔開的說：

「今天特別熱。」

「我真想回到清遠去，那些地方冬不冷夏不熱的；說熱吧，跑到飛來峯蹲兩天也就過了，我小的時候這麼的。」楊南春先生有點冥想的樣子。

楊南春先生是廣東清遠縣人，當然不在話下，不過他什麼時候流

浪到這異省（幾乎可以說是異國）來，那可不知道，不過說這兒是他的第二故鄉，卻百分之百的可以，因為他雖則是口音有點不對，但從他的模樣和與人交結的那些地方看下來，他真是個「土著」。譬如他有那有權勢的人做他的靠山，順便發了財這點，不是「土著」是不行的。現在他率性成家立業住了下來，在兩廣同鄉會，他是委員呢。一個流浪過來的人在生活安定了的時候，回憶故鄉和想念童時當然是人之常情。

微微的閉着眼睛，手裏的玻璃杯還沒有放下去，他正沒有說什麼的想着，忽然耳邊聽得阿榮的聲音：

「那個傢伙又在門口了，他說一定要進來見你一面。」

「是不是鄭林？」他睜開眼睛懶懶的問。

「就是他！」

「難道前個月給了他那麼多還不够用？」他有些愠色的埋怨着，
「我真給不了這麼多。好，你叫他進來吧。」

阿榮退了出去。

「總要把他弄回家去才好，不然會鬧出亂子來的。」廣東太太直
看着阿榮的背影不見了時，才這麼冷冷的說。

「唔……！」

阿榮領進來的那個人，穿着一身白條花的對襟的短裝，頭上戴着一頂軟木帽，又黑又瘦的臉龐，只看見尖尖的下巴和高突的顴骨，汗水亮晶晶的碎粒粘在額上。這傢伙在河口不是一天兩天的了。只要

從安南拿着護照過境來的人，誰都知道他的面孔，吃了他的虧的人，常常用着話：「有皮無肉，必是怪物。」這麼一句話咒罵他，這些日子，他可正走着下坡路了。一付尷尬的樣子更讓河口人討厭，然而他又甘心情願的老蹲在這地頭。

像對人發脾氣般的，他楞着骨碌碌的眼睛走上臺階來，用袖子揩着額上的汗。

「你又來幹什麼了？」楊南春先生偏着頭不耐煩的問。
沒有回答。

「嗯？」

阿榮站在旁邊不高興的說：

「鄺林！你說呀。在門口吵着要進來，進來你又不說話，我真不懂你是什麼意思。」

「我來……我來……」鄺林囁嚅着，再用袖子揩着汗：「還想要買蚊帳……」

「要錢是不是？我老早就說叫你回家鄉去，別在這地方丟頭露面的，這日子是不容易過的啦。」楊南春先生帶着點溫和的意味，向鄺林開着教訓；「你看，別的人，我送他們點路費也就走掉了。這時候正所謂：『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你偏不聽話。」

「我請你別這麼說了吧！別人有家可歸，我呢，上無父母下缺妻子，叫我回到那兒去？」

「那麼你就到另外的地方走走也可以啦，這河口有什麼好的呢？煙瘴多大，天氣又熱，一年要死多少人也不知道。」

「那也只有聽天由命了。」鄭林倒十分堅決的回答過去。

楊南春先生噤住了聲，沉默下去，梧桐樹上仍然是一片蟬鳴。僕人仍在拉着吊扇。

「好，等一等，我去拿來給你。」坐在一邊旁聽的廣東太太解圍地站起身來說。

鄭林疲倦地坐在水門汀的橫欄上，眼睛看着外面廣大的園苑；草坪的左邊，噴水池的細雨灑不熄這赤日的烈焰。狼種犬吐着舌頭俯伏在樹蔭下面，楊南春先生也沉默地在喝着杯子裏面殘餘的葡萄露。他

們表面上都各不理會，可是心裏面可就不知怎麼盤算法了。

這河口，自然的形成了一個國境的分界。這邊是叢山峻嶺，那邊是逐漸開展了的肥沃的田野，在中間，橫流過那廣闊的南溪河——牠是南盤江的分支。

原始的山嵐瘴氣，並沒有因為法蘭西的滇越鐵道蛇般的爬過來而消褪；還是浮動着那一股窒塞人的氣味在南溪河的兩岸。在居留民的血液裏，死亡的比率這種毒害是佔了第一位，然而，這是奇怪的事——移居在這地頭的人並不見得因之減少。

在南溪河的上面，沒有船隻；但是有一座長大的鐵橋橫架着，在

廣闊的橋面上，兩旁是人行道，中間便是從法蘭西的遠東殖民地——安南敷設過來的鋼軌了，但是火車並不是從這橋上駛過去的（這也許是暫時的不必吧）。從開遠縣衝來的客貨車都得停下河口讓督辦署在護照上簽了字方准過境，過境以後要受異國人嚴格的檢查。然而那一邊呢？除了「亡國奴」安南人以外，法蘭西高貴的人們是可以「高視闊步」的走過橋來的。

楊南春先生就在這麼一個地方居住下的，他的職務便是在橋頭那一座鴿籠般的紅磚砌的小洋房裏擔任了檢查長，這檢查長的職務是隸屬於對汎督辦署的。

「那麼讓他過去吧？」楊南春先生說一句。

他穿着那一套灰色的軍衣軍帽，掛着三角皮帶和一把佩劍，站在紅色的小房子前邊，旁邊站着幾個下面的檢查員，他們十幾雙眼睛「虎視眈眈」的看着從勞開那邊過境來的人——遊歷歸來的老爺，找到丈夫的太太，準備「榮宗耀祖」的剛才畢業的大學生，還有那頭上頂着滿篋籃的香蕉和荔枝的安南婦人，她赤着腳，穿着那紫紅色的衣服，漆黑的牙齒咬着檳榔。

在旅客的後邊是一挑挑的行李箱篋，到這小紅房子前邊便習慣地放了下來。旅客們各人準備自己受檢查，並且從口袋裏摸出鑰匙。

「快點！這是誰的箱子？」楊南春檢查長用他手裏的刀鞘敲着地下的行李。「擡進去！」

有些箱子被翻得亂七八糟，並且用鐵籤子插進被蓋和衣服去穿了幾個小洞，這些被苛刻的檢查的人是只有忍着一口怨氣走了的，可是，有些箱子連開都沒有打開便給旅客們擦着走，這其中是有聰明與不聰明之別的。——

在黑暗的角落裏！

「嗨嗨……請你給大家做點茶資吧，嗨嗨！」

旅客把手放進檢查長的口袋裏，彎曲着腰幹懇求着。

紅鼻頭被多肉的臉包裹着，醬紫色的唇邊疎疏地粘上可以數得清楚的幾根鬍鬚，檢查長想維持尊嚴而不可能的，向那側邊的旅客羞澀的看了一眼，嚙嚙的說：

「這怎麼可以？這怎麼可以？」

然而，檢查長跨過一步去到矮欄邊向鄺林低聲的說：

「這傢伙的東西別檢查了。」

鄺林眼睛向檢查長那邊一瞟，會意的點了點頭。

這麼的，日子是在敏銳的感覺裏邊混了過去。晚上檢查長把他自己口袋裏的法幣的一部分摸出幾張，分給已經疲乏得很了的檢查員，他們把這錢全部的花到窰姐兒身邊或用了抽鴉片煙，而檢查長坐在電燈下面警告着。

「早些回家，別迷昏掉了。」

在靜寂中，聽得遙遠的一兩聲火車汽笛的尖音，和着對岸勞開的

巴黎酒店晚舞的樂韻，窗外，月光斜斜的張開那一塊黃的臉蛋兒，看着南溪河潺潺地流向東邊山峽中去。此時，橋頭上已經沒有行人，一道鐵的柵欄緊緊的關着。上面懸着大大的一盞紅燈，透出柔和的白顏色的字母，檢查長手下的看守者，正荷着槍在橋上來復的走着，月光投下他那一片淡色的影子。

檢查長在電燈下坐着。紅的鼻子發着油光，他低着頭把從口袋裏抓出來的那一堆法幣一張張的伸開，十塊十塊的摺疊和重複的數，這時候，他儘可以心平氣和的做下去，因為再沒有什麼人看到他這一樁祕密的。

把錢數好，摺疊好，再用紙頭包成一小團，然後檢查長做完了每

一天的功課，疲倦地懶懶地倒下牀去，他是異於常人，連抽一支香煙的嗜好都沒有的。

勞開，只是安南的一個鎮罷了，但是有洋樓和炮臺高矗在那兒，和牠對岸的中國地界儼然成了仇恨的對比。然而在那麼富饒的區域裏，卻有不少的人們過着比中國人還要不如的生活；那一些終日勞碌着的男女們，他們已經不敢有什麼過分的奢望了，沒有土地是完完全全讓他們自由耕種的，就耕種下來，也被法蘭西的郵船運到遙遠的異邦去了。餘賸在這兒的連飽飽的吃都不可能，那些穀米被傾銷的事他們沒資格問問，因為「東京米」在外面的名聲很好，被銷售完以後統治者是有很大的贏餘的，這贏餘是被放進高大的私家銀行裏面去。你

看，安南的女人們穿着那一身破舊而發出奇臭的衣服，在街邊趺坐着賣香蕉和波蘿，男子們去做苦工，赤着腳在烈日下奔走，如果法國的主人要到郊外騎馬的時候，他得匍匐在地上做主人的腳橈，隨在急奔的馬屁股後面不要性命的跑着。要不然，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抽鴉片煙讓自己半死，或則是鬧點兒事去坐水牢，到那兒準九分沒命的。

那麼勞開也就是這陰森森的一個地方。

當着一九二六年夏天，在東京便發生了一次比較以前更大的暴亂，在廣闊的街道、總督署、火車站，有幾千個青年像潮水般的擁擠着。流着淚力竭聲嘶的呼喊，用赤手空拳拚對着那些持着法國三響快槍的兵警們，那些軍警是道地的安南人，然而他們被以很多的薪俸收

買在法蘭西統治者的腳下，向自己的兄弟們用鋒利的刺刀和子彈射殺了去。那一次，暴亂的人潮是沒有支持多少時候便粉碎了。街上，涔涔的凝結着紫紅的血塊，橫豎的躺着僵硬的屍身，還有不少的人被丟進水牢，……這些，這些，誰也記得明明白白的。

說到那一次的暴亂，便有四個人逃到勞開這邊來，然而警察有着獵犬的鼻子和着老鼠的眼睛，他們把這四個人都拿到手了。

結果：

在南溪河中間的那一座大橋，中法兩國交通的孔道上面，擠滿了不同的人，安南人、法國人和中國人，看着遠遠的一隊武裝的軍人走上了大橋，後面便拖着那四個被捕的安南青年，他們低着頭沒有出聲。

隊伍散開，中間的一部份是空着讓那四個人綁着臂站立在那兒，在萬頭攢動中，大家看着那「文明」的法蘭西人處置那幾條命。

軍號吹動以後，放了一排槍，橋上被一種恐怖、殘忍、仇恨的氣氛圍着，看着四個人倒在血泊中間。

死屍被士兵們拖着拋下橫流着的南溪河去。

「哈哈哈哈哈！」大法蘭西的一個婦人瘋狂般的笑着，安南的一些困苦貧乏的奴隸們，只呆呆站在後邊，看着那幾個屍體在河水中間一浮一沉的順着流下去。

.....

日子又過去一年。

我們的檢查長楊南春先生便正式就職了。這是一個優差。

夜雨淋瀝在這高原地帶，還刮着山風，這風帶來了那一股難聞的山野的氣味，遠處相峙着的山和着南溪河都隱沒在黑漆裏。就是對岸勞開的櫛比的建築物，也還是全靠着疎疎的幾點燈光才看得出一片薄的影子的。

嘩喇，嘩喇，……

虎……虎……

這風雨聲配合着幾聲嘹亮的晚鐘，鐺鐺！鐺鐺！合蓋着異國的情調。

這時，山河都靜靜地俯伏在暴風雨下面，橋頭上的紅燈被雨水淋

上一片零碎的水珠，但是在這燈光射輻的前面，還可以看到很亮的雨絲和在雨絲下佇立着的看守者，他披着黑色的雨衣，倒肩着套筒槍，在順河邊。

檢查長已經睡了，從小屋子的側窗裏還透出一片燈光。

半夜，是雷的震撼和電的刺戟。

「喂！喂！快來看。」一個看守左邊的河岸的人向橋頭的看守者招着手啞聲的喊叫。

「什麼事？什麼事？」問着跑了過去。

「有一個人從那邊水裏泗過來，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悄悄的
話語讓驟雨掩覆着。

「快去！快去！」

兩個人跑過那有樺樹的堤岸去，那兒已經有四五個人擁在一堆，在人堆的中間，便是那泗水過來的人，身子已經濕透了，薄的衣服緊貼在肉上，面孔看不清楚，只站在那兒寒冷地戰慄着。

「你是怎麼的？」一個看守兵問。

但是他很疲倦的腳一軟便倒下地去。

三個看守兵把他扶起來，嘴裏不高興地咒罵：

「一定是在那邊做了強盜逃過來的，這麼半夜三更的。」

「走吧，走吧。讓檢查長盤問他一下。」

扶着那人順着堤岸走過小屋子這邊來，雨比較稍小一點了，可是

雷聲還是不止的響澈了這山野。

檢查長和那幾位辦事員被鬧醒了：鄺林跑進內室裏面去報告，楊南春先生趕快披了衣服下牀來，那幾個看守兵已經把被水浸透了的人提了進來。

尖尖的下頷，然而那廣闊的臉，蒼白得怕人，身上穿的一套香雲紗的安南裝，綴着細小的銀鈕扣。他那一雙疲倦然而有神的眼睛一進門就定定的看着檢查長楊南春。

「放開他，給他慢慢的說。」檢查長命令抓住那安南人的看守兵。

「你問他吧！」檢查長不懂安南話，叫鄺林做翻譯。

鄺林開始用安南話問他，可是那傢伙不答應；他指着周圍站着的那些人要檢查長命令他們出去，直等到這內房裏僅僅只餘賸下來鄺林、檢查長和他自己三個人的時候他才訴說出來：

「我是在安南革命黨勞開支部工作的，三天前下午在山上開會討論的時候，便被政府知道，派了很多兵去捉拿。有幾個黨人已經被捉住了，我是逃走了的。現在緝拿很利害，所以，所以半夜泗水過河來躲些日子，被看守兵發覺了的。我想請你們還是放掉我，引渡過去可就沒有命的。」

「革命黨？嘿，了不得。你們在安南幹的好事。」檢查長聽了鄺林翻譯過來的話，像煞有介事般的說：「我們奉政府的命令，不僅不

准留在中國地界，並且還要引渡過去的，好，明天帶上對汛督辦署去。」

這安南人睜大眼睛看着那高大的檢查長在發怒，紅的鼻子彷彿被掙得更大了般的，他叫鄺林把自己的話翻譯給這個逃亡者聽：「奉命」，「政府」，「引渡」，這些字眼，是那麽討厭的刺進了已經飽受了驚恐的異國人。

「你們中國人不是要輔助弱小民族嗎？」那抓了來的人問。

「沒，沒有這回事，」檢查長爲難的說。

雨不知是什麼時候止了的，小屋子後面的地方噪鳴着蛙聲，檢查長走到那很大的玻璃窗前邊，看着那漆黑的窗面上流着雨淚。他又踱

過桌子那邊去。

「以後也許還有一些要過境來的，他說。」鄭林對檢查長說。

「那更糟。這簡直是罪大惡極。」

那安南的革命黨人把自己濕的衣服掀開，露出一條白防布的袋子，是圍在腰幹上的，他從布袋子裏拿出了半濕的紙包，放在桌子上，他看着檢查長說：

「請你把這些錢收起來，現在放開我走，以後來的人你也不要管他們，讓他們去吧，要不然，你等我對付你。」

鄭林翻譯過去。

檢查長早就明白的，他看見兩包法國紙幣，他很少看見這麼多的

錢，他聽說將是屬於他的，心就說不出來的跳，然而，他卻很尊重而且很莊嚴的回答那種可憐的懇求：

「錢嗎？嚇！我見到的很多，這混蛋卻居然敢拿錢來賄賂我。……」

鄺林微笑着走到檢查長那邊，他不知說了幾句什麼。

檢查長不回答什麼的低下頭去沉吟着。

結果，他揮了揮手說了最後一句：

「叫他去吧。」

那安南人點點頭，一步一步的後退著離開門限，不見了。檢查長很快的跑到有着鐵的欄的窗子那兒框外去看，外面的雨早住了，在路

燈邊，看見一個影子很快的隱沒在黑暗裏。

檢查長鬆了一口氣走過來，看見鄺林在那兒數完了那些紙幣。

「有多少？」他問。

「捌千塊。」

檢查長心裏說不出是什麼味道。

「你不要跟別人講，」檢查長低聲的說，隨便把那錢拿了一份塞在鄺林的手裏：這些你拿去用吧，以後不够你再向我說。」

「我當然不會，恐怕別人。」鄺林說。

「別人怎麼知道呢？」

「以然也許還有一些要過境來。」那放走的安南人說的話果然不錯。東京、海防、西貢……鬧了事的人都往這中國境跑，驚惶地離開了那危險的統治。在邊境的這些地方祕密地藏匿起來。

在河口這關口，檢查長什麼都辦妥了的。只要看守兵把泗過水來的人水淋淋的提到檢查長房間裏面，胡亂問訊幾句大家都太平平的走掉了：

「讓他去吧，是不是像從前那些傢伙一樣的，不過想在水裏游泳玩玩啦。真是……」檢查長照例一套的吩咐着。

然而泗過河來的人可就往內地裏面走，不僅只是「在水裏玩玩」而已。

經過了兩個季節

——秋……

——冬……

不覺得怎麼暖和的太陽，從遠山的凹處露出一個臉子。這是春天的下午，在山裏，野草漸漸的回生了，柳條子綻出幾點淡綠色的芽兒，風帶着點微寒的飄過這邊境，這時……一片紫雲浮動在西邊的天上。

檢查長沒精沒神的拖着幾乎全發銹的指揮刀，踏上了小屋子的石階，指揮刀的腳跟碰出響聲來，檢查長高大的身軀和廣闊的肩膀，真像是一塊屏風。

剛剛要跨進門，後面鄺林的聲音在喊：

「檢查長！請等一等。」

「什麼事？」他站着回過身子來。

鄭林向四邊用老鼠眼睛瞟了一瞟，然後才低聲的說：

「那些放過去的亡國奴，這些日居然在魯里鬧起事了。」

「怎麼鬧法的？」檢查長真有點驚訝的問。

「他們召集了幾百安南人在曠場裏開會，中國的老百姓也有參加的，他們還印些傳單發到各處去哩。」鄭林一邊說一邊從口袋摸出摺疊好的一張油印的有光紙：「你瞧！」

檢查長沒話的把那張紙接過手來看，若斷若續的唸下去；

「……地既接壤，民又同族……暴力之臨，征斂隨之，以致不爲

牢囚，即爲怨鬼。草菅人命，吾安南之民衆墮於苦獄已數十年矣……即貴中華領土主權亦爲侵略……同仇……共難……特請中華民衆，予以精神物質之援助……安南革命黨駐滇分部第一次大會叩……」

「哼，就是這些亡國奴幹的。」

「他們幹這麼大的事，錢就該多給我們一點啦，爲什麼每個人那麼一兩千甚至於幾百塊錢就讓他們清清爽爽的走了？」鄺林頗有點氣忿的埋怨，隨着又翻過來說：「不過，不過……他們這些傢伙也是很窮得可憐的……」

「別說話了！」檢查長趕快制止了鄺林滔滔的議論，自己也忙把

那紙頭往口袋裏一塞，鐵門裏已經走來了一個穿着黑制服黃銅扣子的人了。

「督辦請你上去。」

「喂，喂，你知道是什麼事吧？告訴我一句，告訴我一句！」檢查長跨上一步向那督辦署的聽差便問。

「我怎麼會知道呢？」聽差很不高興的樣子。

檢查長從河口對汎督辦署回來的時候已經是夜晚了，遠遠地看見龐大的鐵橋橫躺在南溪河上，兩邊的橋頭都懸着圓圓的紅燈，河水漆黑地好像沒有流動。兩岸的燈光投下零碎的數不清的點點金黃的影子，

風一吹過，河水裏的燈影便漾成蛇般的曲線，或漾成一片模糊。

他心裏在交戰着，覺得心境有些紊亂，忽然想到存在法國銀行的款摺，又想到從水裏泅過來的安南革命黨的蒼白的面孔……然而到現在是叫你不想督辦對自己說的話是不可能的。

向着檢查所那小房子走去，已經跨過了樹林子的前邊，Q&B那隻外國狗狂吠着，歡迎着自己的主人。

檢查員們和聽差都全走光了，但是鄭林還那麼忠心的等着他，他看了鄭林一眼便走進自己的房裏去，鄭林隨在後面問：

「督辦請你去幹什麼！」

「進來說吧，」檢查長不耐不煩的樣子。

在房裏，檢查官從沉思裏鑽了出來，舒一口氣擡頭便看見鄭林，他說：

「督辦接到安南總督的照會，質問如何有這麼多的安南人在中國地界開會反對法蘭西的統治，一定是中國人在實行什麼『扶助弱小民族』的策略，要督辦答應以後擔保不致發生，如果有偷渡的，也要中國政府緝拿引渡。」

「這才糟糕！」鄭林惋惜的說。

「督辦叫我去一見面就伸斥了一頓。結果他又拿好話來問我，是不是我把這些亡國奴放進來的，當然我不承認。後來督辦就說，現在法國政府有個秘密的條件——倘若拿到一個安南革命黨人。有四千塊

錢一個的懸賞……他叫我做。」檢查長摸了一把黑臉和紅鼻頭上的汗。三角形的眼睛楞了楞。

「你怎麼對他說呢？」

「我當然是答應了，他是上司，我是屬員，怎麼好不依從呢？不過我說法國政府賞來的錢那是應該要的，因為弟兄們要點辛苦錢，後來督辦當然十分喜歡，他說爲要想多弄幾個的原因，曾經和法國政府商量妥當，以後拿到手的這些傢伙是祕密的引渡。」

「錢什麼時候拿呢？」

「引渡後五天，」檢查長說：「等他們把人暗地裏弄死在水牢裏以後。」

「一定這麼做了，是不是？」

「所以我心裏今天晚上特別難過，自己簡直解決不下來。爲了錢，那倒是一樁好生意！不過，不過，這樣『傷生害命』真覺得有點不忍，就說錢吧，這些傢伙給我們的也不少了。」檢查長縐着眉垂下頭去。

「檢查長！你別呆了。這種錢不找，你真要窮一輩子的。那些亡國奴又不是中國人……」鄭林殘忍地慫恿着。

「……………」

「……………」

策劃着，兩個人的影子投在有着鐵格子的大窗上，一動一動的。

在安南的京都又發生了血案，那是當着總督領着他的法國太太乘着馬車出來的時候，那一天是法國的國慶紀念日，這殖民地的人據說是在「狂歡」中，在三色旗飄揚裏，總督乘馬車去檢閱這兒的駐防軍。後而，血案就發生了。剛剛總督的馬車走過一個三層樓的旅店門口的時候，一個炸彈便從樓上拋擲下來。

轟！

這爆發的聲音使整個道路上的秩序混亂了，雖則這炸彈送掉了命的是隨着總督後面幾位高貴的安南「漢奸」。可是當時嚴密戒備的軍警馬上包圍了那旅店，「兇手」是當場捕住了的。

各方在緝捕同謀的亂黨的時候——

那是其中的一晚，月亮還沒有升起而滿天便灑遍繁星了，這兩國交界的地方，仍然是一樣的。

犬狺狺地狂吠着。

橋頭上的紅燈前，如前的逡巡着荷槍的人影，從左邊走到右邊，從右邊又走到左邊。

忽然有水被潑動的響聲。

「是誰？」林子邊站着的看守兵問，隨着把槍擡平，子彈推上了膛。沒有出聲，然而一個人已經泗到面前上岸來了，顫慄地：

「別打吧，我是安南革……革命黨……你們，你們的檢查長知，

知道的。」安南音的中國話。

「革你媽的命！走罷，走在前面。」看守兵罵着，槍口對着安南人的背脊。

他們走進了檢查長的房間，看守兵行了個禮說：

「報告檢查長。又來了一個亡國奴。」

「唔！」檢查長不耐煩的正登記着旅客經過報告。

「請你讓我走快點。」那安南人用着逼人的眼光注視的檢查長，他的中國話說得很好。

「你姓什麼？」

「我叫阮嘉槐。」

「幹什麼要泳過河來？」

「我有我的事。你去讀讀你們中國人作的那些所謂革命的書罷。」

這麼一說，檢查長倒有點奇怪這種剛強的脾氣，擡起頭來看看——那短小粗實的身軀，像一條黃牛，衣服很薄，露出白白的胸膛，赤着腳，披着長長的頭髮，他又惡聲的說：

「你讓我走，你拿過我們的錢。」

「什麼？你說什麼話？真不是好東西。把他送到督辦署去，喂，鄭林，來幾個人呀。」

檢查長發怒了，高大的身子站着。

安南人在罵，可是麻繩已經綁起他的兩隻手臂，幾個人推了出去。

常常是在第二天，那一條性命被裝在麻布袋裏，當作「免子檢査」的貨物般的送到法國人開來的卡車上，有時還貼着幾張商標在麻布袋的表面呢。

南溪河檢査長守着這好缺已經是五年了。楊南春先生被認爲是河口的紳士，在他「倦於宦海，欲息影田園」的時候，便討了個廣東太太，蓋了別墅。

廣東太太從裏面拿出了拾塊錢放在鄺林的手裏，鄺林數了一數便拋在地下：

「這麼少，夠買點什麼？你們這樣的對付我，真是『過河丟拐

棍，病好打太醫。』想想今天這點神仙日子吧。」

「鄺林，你不要這麼了不得的樣子，我要你回去你不回去，要怎麼幹就隨你的便罷，」楊南春先生倒很堅決的說。

「真的？」

「……」楊南春先生不答應。

「好，你要多少自己說罷，」仍然是廣——東太太在解圍。

鄺林滿意地出了大門。

金雞納樹下還有着下午的陽光，不倦的蟬聲噪雜着，遠遠的，傳

來勞開的巴黎酒店的樂音。

一九三六，五，一五，於上海。

老八爺

「……人生在世，就不做宋公明，柴進也得學學的，他們那麼好仁好義，疎財納士……」老八爺躬着虎背喝了一口花彫，啞一啞嘴帶着幾分感嘆的說：「可惜我沒有個莊子和家丁。」

捻着筷子沒有吃菜，瞟眼看看對面坐着剛剛放學回家的二兒子連璧，穿着的藍布操衣乾乾淨淨，在那兒只顧吃飯。就老婆坐在側邊也不出聲，他沒趣的用筷子夾了一片醃肉送進大嘴裏，然後他忍不住的問：

「你們學堂裏講過這些書沒有？小壁。」

「什麼？」兒子睜大眼睛莫明其妙的答應着。

「耳朵聾掉了般的，小東西。」老八爺愠怒的罵，「你們學堂裏的先生教過你們疎財仗義的事沒有！」

十三歲的小學生仍然只有呆楞住。

「現在的學堂真是不知道賣些什麼狗皮膏藥，連立身處世之道都不懂一點。在從前，十三歲的人老早入庠了。」

老婆坐在旁邊埋怨的咕嚕着：

「菜冷了，請你快點吃。好叫人收拾盃盞。」

老八爺的話頭才要開始，老婆一句話便給嚇住了。眼睛一揚，拚

命的又再說了最後一句話，

「這是好事，教訓教訓他們小輩也是對的。所謂『疎財仗義』就好像做生意下本錢，本錢愈多，賺得的愈不少。當然自己也不能太吃虧，嗯，你們不聽見古人有句話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嗎？我生平做事總是這麼的。」

嚥了一口冷了的酒，老八爺才沉默下來了。

老八爺是被喊出來的，其實本名字是叫什麼倒很少人知道。從嵩明縣上省城住家，雖則是從他本人開始的，可是也有十多年。老婆在省城討的，兒子在省城養的。他簡直變成「土著」。

日子是怎麼混下來的，這也倒是怪事。

據說，有一次老八爺照例的去開化人家裏賭寶，寶官坐在上頭，腰幹間是兩支手槍，把骰子在蓋盤裏搖了幾下，輕輕的放了下去。那是兩邊擠滿了人，有礦山上的少老闆，有馬販子，有駐紮在那地方上的軍官……頭在攢動，有的人用鉛筆記着「寶路」。

毡子上，花啦的洋錢和一扎扎的鈔票拋了下來。

單的那一邊是叫做「青龍」。

雙的那一邊是叫做「白龍」。

然而在這一盤的局勢好像大家都猜準了般的，「單」那一邊有四千多塊，而「雙」那一邊總有幾百塊，於是「寶官」在那兒破開嗓子的叫着：

「雙賣二千八。誰買？誰買？」

老八爺剛剛走進房子去，看見「單」「雙」兩邊相差在兩千多塊的局面時，他自己便盤算着了：「他媽的，我雖則沒有兩千多塊錢來賠，可是有一條命的。讓寶官的手槍把我解決掉吧？若是贏，哼！可不是又能夠逍遙一些時了？」對，老八爺想了一陣，左手的手指間扭出一聲「拍」的聲音，表示了堅決。然後把身子擠進人叢中去，嘴裏喊了一聲。

「不要賣啦，我李老八來賭！」

大家看了老八爺一眼，帶着萬分的驚異。

老八爺寬闊的臉龐紅通通的擠到寶官面前，一點兒不猶豫的把寶

蓋揭開，數不清的眼睛注視着那三粒骰子：

一顆是四點，一顆是二點，一顆是六點。

老八爺連笑都不笑的把臉板着，銀圓，紙幣，全裝進自己的大口袋裏。算了一下，除開賠「白虎」那一邊的錢以外，他贏得了兩千七百塊錢。

「好運氣！老八爺，」認識他在旁邊拱着手道賀。

「微倖，微倖，」他謙虛着，然而一把拖着那個人的手膀子便往外走：「走，走，我們到張華記喝幾斤酒去。別客氣呀！」

年輕的時候，老八爺本來就是落拓不羈的過着不平常的日子，今天可不知道明天在什麼地方睡覺，吃飯，甚至於玩耍。然而他靠托人

的地方倒很少，莫明其妙的過下去了。老八爺給人的印象倒並不算得壞。

這會被她贏得這麼多的錢，倒是以前所沒有的。連他自己也覺得，拿着這麼多錢一點兒辦法沒有，幾個常常跟他在一道的朋友，才勸他治點生產業，他不願。可是終於被逼迫地在省城靠城邊買了一座樓房了。那時候地價便宜，一個錢真可當一個錢用的，那兩千多塊，除了買一座房子，他還可以劃出一部份來搭上別人的大股做點投機生意，桐油、鴉片煙和藥材的販賣，他都來過的。

就說在做生意上他也剩下些錢的。那時候好像覺得錢真多得討厭，總之是人值的多，用點有什麼關係？所謂「留得青山在，何愁沒

柴燒」，老八爺因爲肯撒手，做人又是那麼隨隨便便的，就結識了一些小官小吏，見文說文，見武說武，他真是八面玲瓏的好人。

「我是什麼事都依靠朋友得來的，所以做人總要做宋公明這一類的英雄，不然柴進也得學學，仗義疎財，錢算什麼？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就好像我們做生意般的。……」

老八爺若果見着人總常常宣傳這麼一套話。

隨着，老八爺討了老婆，甚至於生了孩子。

在那座房子裏，一部份是租給另外一個人家，樓上是自家住。在中堂裏，除了全套紅木傢伙以外，神桌上並沒有什麼「歷代宗親之位」，孤單單的僅只是坐着一個一尺這麼高的古銅財神，——手裏握

着鋼鞭，腳上踏着黑虎，那一付英雄模樣，在老八爺的眼睛裏已經十多年啦！香煙裊裊的永遠沒有斷過，反而冷落了側邊牆上懸着的「關聖人」，羞慚得臉紅目怒的。

老八爺靠着收房租過活，從前是很可以寬裕的，因為在生意上可以週轉一下，可是到近年來生意塌了台，物價漲，房租是不敷家用的。於是，老八爺又有第二重理論了：

「人無橫財不富，馬無青草不肥，這話是千真萬確的。我是全靠得了一筆賭款起家的。我想從前是老天照着。近年運氣很壞，所以財神爺爺的香火是不能斷的。並且，大家要誠心，大家要誠心點。財神爺爺給我們一付運氣，還不是要自己的良心好，所以對人要『仗義疎

財』，交結一廣，大家朋友便會幫你的忙，那時，穿不愁，吃不愁，一輩子受用。」

兒子，老婆，祇是厭煩和不理解。

老八爺擺動着那五短的矮小身材，走來走去，手背在後面。有了家室，他就變了一個脾氣，成天心裏在盤算着，嘴裏在教訓着，喝了酒以後更是常常的發着脾氣。臉通紅，背更顯得駝。罵這樣罵那樣的，和從前簡直是兩個人，他現在真有點老了，看頭上極短極短的頭髮，變成灰白灰白的一層，額頭上縐起了不少的條紋。

飯已經吃完了，他命令着兒子：

「把神桌上的香添了就去上學。」

老婆正在收拾着盃盞。他戴了那一頂紅纓絡的小帽便預備出門去，一邊用手巾揩一揩嘴臉，低聲和氣的對老婆說：

「我去拜候一下張營長，如果陳推士來得早，就請他坐坐，或者把煙傢私抬出來給他消遣消遣，我一會兒便回家。」

「愛客如命」這句話，在老八爺倒是千真萬確的，就說到陳推士吧，在地方法院裏才做了不到幾個月的差使，便莫明其妙的被他結識上了。於是你來我往，交譜換帖，打得火辣辣的。

陳推士只要下了公，腳閒閒的便往藩台街老八爺這兒來，不僅只是有酒喝，並且足足的躺在牀上抽個一兩鐘頭的大煙，老八爺也不說

半句話。

如果是剛巧碰着大兒子從中學校裏放星期回來的時候，總是扶着半個身子在喊：

「光壁來！喊喊陳老伯請個安吧。」

大兒子頗不高興的拖拖曳曳的走進房來。

「不要野頭野腦的，來喊一聲！」

在一罩煙燈下面，朦朧的霧圍裹着那一塊黃綠色的瘦臉，像只有一層皮包着骨頭般的，老八爺矮小的身軀蜷曲成一個直角，一雙眼睛楞着大兒子。

「陳老伯！」低微的喊了一聲。

「哦哦！放假了是不是？」陳推士連忙點着頭，隨着轉向了對面的主人，「老八爺真有福氣，這麼聰聰俊俊的雙位少君。這一對龍，給你老年享受不盡的。」

「還是不成器，不過，不過我也很想好好的培植他們。」

誇耀，謙虛，「依樣畫葫蘆」的來了一套。

其實說年紀已經有十九二十歲這樣的中學生，老早就明白他們肚子裏的盤算了。抽轉身便往中堂那邊出去。

老早陳推士就說要想吃一頓「栗子煮鷄」。老八爺才聽到這麼一點點風聲，趕忙吩咐了頂會做菜的老婆，就定下今天請他過來吃。順便自己去請張營長做陪客，張營長是在警備司令部當差，和陳推士以

前就認識了的。

下午，差不多到上燈時候，三個人都坐在吃飯桌子上了。好幾盤精緻的小菜陪伴着正中間的「栗子煮鷄」。八仙桌的三方，被陳推士老八爺張營長佔得滿滿的。

三個人都是臉喝得通紅的，可是老八爺還在勸酒：

「請乾了這一杯，乾了這一杯。」

老八爺領扣也沒有，露出又粗又紅的頸子。用筷子在大盤裏翻來覆去的夾出幾塊鷄肉送到陳推士和張營長的小碟子裏，嘴裏在咕嚕着：

「喏，喏，這兩塊很肥。」

張營長沒精沒神的眯着眼睛向四邊在看，他簡直沒有心緒吃什麼鷄。他所要看的人卻連影子都不見，連抬菜的人都仍然換了二兒子，「恐怕是前個禮拜那件事她太不高興了吧。」沒精打采的張營長自己在暗地裏想。

看老八爺雖則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人，可是配偶卻是三十歲上下的。臉蛋兒又是那麼清清秀秀的，那一雙小得不能再小的腳穿着水綠色的綉花鞋，平常總還不拘小節的出來應酬應酬，可是只要一聽得張營長來時；她連頭都不肯伸一伸的躲在廚房裏。

不問青紅皂白的，老八爺仍然是在那兒悶頭悶腦的勸客人們喝酒，吃菜。

「別客氣；……你我弟兄！喝一杯吧……」

陳推士張營長當然也就不「客氣」的吃得飽飽的，這樣使老八爺更高興，因為他頂喜歡的就是「通家」。

老八爺真是「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的過着日子。他並不一定要從這樣的交往中間得到點什麼，可是也好像要想得到什麼般的，他把大整天的時光都去拜訪這位先生，招待那位老爺，矮矮的身軀，微駝着的上背，在街上，在酒館裏，甚至於有時也還在什麼巷子裏的窰姐兒家，都能够碰見到老八爺。幸而他並沒有什麼專門的職業，不歸任何一種行幫，可是他卻比誰都忙到幾百倍。

他可算是一個「名人」了，認識他的人很多，有的可真正說他是好人；及時雨宋公明都及不得他。可是也有一批不高興他的，竟在後面罵他是個拍馬屁的傢伙，甚至于說他把老婆送給人家開心，見了他就在背後吐了一口痰沫，低聲的罵一句「戴綠帽子的烏龜」。

老八爺還是那麼一套的弓着身子成九十度，笑着，常常是一塊喝得紅紅的醉臉，轉動着骨碌碌的一雙突出來的大眼睛，看看你又看看他，口遲鈍的說：

「嘿嘿，這，這幾天好吧，我總要來府上請安一次的。」

寬大的灰呢長衫袖子擺了一擺，從光光的只餘賸得一層綠色髮根的腦袋上，把小緞帽脫下來。向前邊的人連續的點着頭。有時對方是

做生意的商號老闆，有時候是廳長也說不定的。橫豎大家都喜歡他，譬如，廳長或者什麼大戶人家要買田買屋，他可以負責介紹，比真正的「房押子」要高明得多，或者要討個老婆吧，媒婆做不到的他做得到。

碰見大兒子星期例假回來的時候，他常常說道：

「我花了不少的錢，結識這麼多的貴人，已經替你們下一輩的打好了基礎。以後靠托靠托他們，不愁沒有路走。」

一方面是圖個爽快，一方面是獻點殷勤。老八爺真的是「花了不多的錢」啦；他甚至連生意都做不下去了，直到現在，不過是用點兒房租過日。可是房租並不多呀！總之，「死水是舀得完的。」老八爺

從做着生意到「不事生產」，又從「不事生產」到拖債過下去了。

照例，老婆是不管事的，兒子是不知道，最明白的當然只有老八爺。可是，他並不說出口，拉了來也就像水一樣的花用掉，甚至於連花在什麼地方他都不知道。

民國二十二年光景，碰見老八爺的人就已經看見他和前些年不同了。衣服也穿得既綴補又不潔淨的，廣闊的臉也好像少了些肉般的凹窩下去。最明顯的，就是他的唇邊和下頷的鬚鬚，已經留得烏黑的一叢了。人越覺得小，背越覺得駝。

世道也不好了，全省區的金融紊亂，紙票不值錢。從那些時候開

始，日子可就難過，不僅只是「百物騰貴，米價如珠」，就是連田裏做肥料的人糞都抬價了。老八爺這麼一個人當頭就碰到重重的難關。

有那麼一天清早，太陽剛剛爬上了鑲着太極瓦的屋脊，幾隻老烏站在上面叫了兩聲：

呀！呀！呀！

老八爺才下牀來，站在樓窗口那兒發迷。聽得烏鴉這麼一叫，心裏由不得的厭惡，順手在窗腳下拾了一塊小小的乾石灰往屋脊那邊甩了去，嘴裏說：

「吃……這不吉利的東西！」

忽然，外面的門環在促迫的響，房客家的人把大門打開，老八爺

在樓窗上一看。哼，可就糟了，原來是東街的劉祥來討賬。

「請你結結舊賬給我們，」上樓來的人近乎客氣的說。

「隔兩天好不好？」

「小號近年生意冷淡，實在是對不住。」

「好，那真是……就今天晚上吧。」老八爺很有把握的答應了。

老八爺第一次被人討債。心裏說不出的難受。

匆匆忙忙的嚥了兩碗飯便戴了瓜皮小帽出門去，帶着一顆太不快樂的心。可是，從街頭到街尾，從西門到東門，老八爺想去向朋友們通融通融的夢想，完全粉碎。不是繃着眉頭說：「銀根緊，」便是冷着臉皮說：「沒辦法。」

黃昏時候，老八爺拖着雙樑鞋，沒精打采的回家來，老婆和二兒子還在把菜暖着他吃飯。

一邊不知其味的吃着飯，一邊咒罵着：

「我崔某從出世以來還沒有這麼難過的，唉，這種世道；……」

他抬起頭來看見琉璃燈下面還在耀武揚威的財神老爺，隨着又低聲的嘆息道：「這年頭，財神老爺也沒用了。」

古銅的財神是老八爺在從前有錢的時候買的，因為「古」而且塑像好，價錢很貴，然而從成家立室到這時，財神爺並未顯出什麼奇異的神通，老八爺的日子是一年不如一年，走着下坡路啦。

心橫着想一想，哼，還留着 he 做什麼？像對敵人報復般的說。

討債的，真好像是大家齊約了般的，過幾天卻接二連三的都上門了，老八爺只好叫了一乘小轎，悄悄的躲到城外五里路的桃花菴去，讓老婆和小兒子做着盾牌。

陳推士大概還想吃栗子羹吧，在老八爺躲債以後的第二天是「登府拜訪」一次，老婆回了話也便「實爲惆悵」的走掉了。可是，張營長就接着去了兩三次，像椅子上有膠粘住了他的屁股般的，死坐着不走。向着年紀已經是三十七八歲左右的崔大嫂問長問短的，弄得崔大嫂臉紅到耳根。

「我被調回本部了」張營長炫耀着向崔大嫂說：「以後六城的治安我都有責任。」

「那很好，那很好，」崔大嫂只好敷衍的說。

「祇要你們以後有什麼大事小事，我都可以幫忙。」

「是啦，謝謝你了。」

張營長撐開嘴笑着，死瞪住崔大嫂。

省立第一中學一千多個學生又鬧起風潮來了，因為是反對校長的事情。校長是××留學生，口口聲聲在紀念週和教室裏都主張「提攜」和「親善」，學生組織了抗×救國會，校長命令撤銷，學生便罷課反對，並且在食堂和教務處的牆上都貼遍了紅綠的紙頭，上面寫着「打倒漢奸周建勛」，「驅逐壓迫學生運動的周建勛」。

學生們召集會議，發宣言。

校長周建勛開了一個名單送到上面去，就這麼着，警備司令部奉命「照單請客」，捕去「反動份子」二十三人。

在二十三人犯中間，崔光壁老八爺的大兒子也在內，押在拘留室中。

崔大嫂聽得這一個噩耗以後，急得哭哭喊喊的，馬上叫人去桃花把安心躲債的老八爺請回家。

「年老偏愛子」，老八爺幾乎氣昏掉，連鞋子都沒有穿好的，拖着半便回城，一到家迎耳就聽得自己的老婆在樓上哭。

「是怎麼一回事？」他問老婆。

「我也不知道。」老婆嗚咽着：「現在押在警備司令部裏，看守的兵是張營長手下的，你快去找他設個法呀。」

「哦哦哦！那沒有關係，那沒有關係，我們是老朋友，他一定會幫助我們的。」老八爺苦笑的自然的說。

「那麼你快去吧。」老婆催促着。

老八爺屁股都沒有坐定的便往外走。

在警備司令部裏的接待室等了半點鐘左右，老八爺才被領到一排廣闊的樓上，內中的一間，便是張營長坐在那兒優閒地抽着煙捲，見了老八爺，急忙站了起來。

「請坐請坐，老八爺，聽嫂夫人說你下鄉收賬。才回來麼？」

「我的兒子在那裏？快先領我去看看，」老八爺焦灼的問。

「什麼？什麼？你說的話我不懂。」

「我的大兒子光璧在省立中學念書，才那麼十多二十歲的孩子，平白無故的被這兒捕來，真是，張營長他究竟有什麼罪？」

「大概是反動吧，不過，不過連我也不知道。」

「那麼請你幫個忙向上面說說吧，就請你把他保出來。我想我老朋友，這點忙一定肯幫的。」老八爺有幾分可憐的哀懇。

「我沒有什麼力量，這件事恐怕做不到。」

哀懇的人呆住了。

「看守的人是你手下的，請先讓我看看這孩子再說。」

「這，這也不可以，我奉上面的命令，不論親友皆不許接見。」
老八爺真不知心裏是什麼味道，他的眼睛幾乎要噴出血來般的通紅，現得幾乎慌張的神情：

「不許接見？能不能在朋友這方面通融一下？」

「我一向是『公事公辦，私事私辦』的。」張營長在獠笑。

老八爺沒有再說什麼話的走出警備司令部，垂着禿了一半的腦袋，就好像做生意蝕了本，他在懊悔從前的事，說大兒子，準是完了，他看到前些日槍斃學生的事，不禁的心頭一驚。

走在半路上，忽然想到找另外那些從前的朋友，現在自己有事，總不致於像張營長那麼的沒良心。

老八爺奔波得那麼整天整夜，完全沒有結果，可是因為這麼一露面，天天在探聽着他的行蹤的債主們便喜歡之至。於是，在中堂裏便坐滿了硬着臉孔的人，老八爺放開營救自己的兒子的事，在人叢中折衝，低聲下氣的向別人說出自己的困苦。

「一天推一天，已經一兩年了，借款時大家君君子的，我勸你，老八爺還是大家別揭開臉皮說話的好。」

「這也並不是幾千幾萬，些小的數目，你隨便湊湊也就行了。」

「……………」

「……………」

你一句我一句，真把老八爺弄得沒有話答應，只有借放生端的捧茶遞煙，好像要用這點兒恭敬換回別人的憐憫般的。可是，不成。欠錢比較少的，已經捲起袖子動手預備抄老八爺的家。

老婆既想念着在監牢裏的兒子，又痛心那些借主的臨門，在大家想「抄家」的時候竟在房間裏嚶嚶的哭出聲來了。老八爺楞着死羊一般的灰色的眼睛，嚥了一嚥口水。

結果，四壁空空，連佛桌上常常受着煙火和祈禱的財神爺爺都「寶座虛置」的被搬走了。可是在側邊掛着的「關聖帝君」卻不值什麼錢。

那些大債主甩甩衣袖走掉了。

一星期以後，——

兒子並沒有定什麼罪，連審問都沒有。

然而老八爺卻被告到地方法院裏去了，當着穿黑制服的法警來傳的時候，才像春雷震憾了兩口兒的心。

老八爺搔頭搔腦，不能進也不能退，只好跟着法警去了，臨出大門，法警討點「茶錢」，也摸摸口袋一個錢也沒有，一路上被法警咒罵着。

在候傳處等了好久，才有人高聲的叫他的名字；

「崔友松。」

「在，」老八爺緩慢的走到「民事第二庭」，覺得一股冷森的空

氣團裹到自己的身上。

老八爺向公案上面一看，哼，對啦，「天不絕人之路，」老陳在這兒還怕什麼？

問了一問姓名年齡籍貫，然後陳推士便歸入本題；

「你欠他們的錢爲什麼到現在不還！」

「近年來境况不大好，所以想請他們寬限些日子。」

「……………」

「……………」

陳推士作古正經的問，老八爺規規矩矩的答，到最後，陳推士作了個結束是：

「准予請保候案，隨傳隨到，改日再訊。」

「退堂！」法警在前面兇狠狠的叫了一聲。

請保有什麼關係呢？老八爺倒反喜歡得很，這件事由老陳來辦自己是不會吃虧的。

當晚，老八爺就仍然想請陳推士來吃栗子羹，可是陳推士不到，反而請人約老八爺在夜晚十點鐘去談談。

「我想，你就通融給我兩千，包你這事輕輕的解決掉了。」陳推士低聲的說。

「最近實在是一點辦法沒有，我連日子都有點過不下去。」老八爺真想把自己的苦楚一概說清楚。

長。

然而，當老八爺在陳推士家說情的時候，自己的家裏來了張營長。老婆當然比從前不同的去招待，獻殷勤。

「你的大少爺我們照拂得很好，請放心。……」

「謝謝張營長，我真想去會他一回。」崔大嫂眼睛裏又流着淚。

張營長真不知道自己怎麼會迷上了這女人。

「崔大嫂！」張營長走過去拉住了那藕般的手臂，柔聲柔氣的

說：

「別說要見見他，就把他放出來我也有路子的。不過，不過……」

「嘿嘿……」張營長又狂笑了。

崔大嫂把自己的手臂掙開，側過了身子；哭起來了。

「這……這有什麼關係呢？你想，老八爺年紀也過了。」

正在糾纏中，老八爺大不高興的回家了，迎頭就看見張營長正在那兒指手畫腳的向自己的老婆說話。

張營長羞慚的走了出來：

「我過府上看看老兄，好久不見了。」

「究竟我的兒子犯了什麼罪？你一定知道的。」老八爺近乎發脾氣的問。

「那我不大清楚。」

「你能不能讓我看看他？」

「我一向做事是『公事公辦私事私辦』的。」

張營長說完了這句「官話」，便慌慌張張的戴上軍帽走了。

老八爺被地方法院再度提訊，便沒有回家。據說是「押繳」，由債權人負責催促。

於是，老八爺將僅存的產業——自己住的房子賣掉了。大概是剛剛還掉債，所剩也不多。

兩個月以後，老八爺和他的兒子先後出獄，老婆已經是寄住在親戚家了。當進大門的時候，親戚恐怕染着晦氣，特地預備了爆竹皮皮拍拍的放，並且在大門口用乾松毛燃在他們的身邊。

老婆、兒子、老八爺三個人哭做一堆。

在省城老八爺住不下去，於是決定了主意，全家搬到鄉下去住。那距離省城三天路的楊林有自己的親戚在那兒的。

那一天早晨冷冷的下着很大的霧，五步以外就看不見人了。遠遠的才聽得鷄在叫。

老八爺騎在僱來的「貢爺馬」上，老婆和兩個兒子分乘兩個轎子，冷落的出了南門。

在古道上，馬和轎子都被吞在晨霧中了。

一九三六，五，三〇，完稿於病中。

狹 路

曹安挺直了身子站在門口。

一眼看去，大地像是被棉花包裹得緊緊的。廣闊的展開了一片銀色的原野；尤其在這快要到黃昏的時候。極遠的地方被溶化在濃暗的暮靄裏，好像是一帶紫灰色的鑲邊。在比較低凹的地方，雪已經有兩三尺深了，可是還在沒有歇止的從天上飛下來，一片片的在前面飄。湖風峻烈地任性地一吹，可就變得滿空撩亂，片子的雪變成細粉。

在這距離城市十五里路左右的小車站上，常常是那麽寂靜的，一點兒音響都沒有。何況又是落大雪的日子，就年老的站丁也都不願意守在那長方形的月臺上。

狂風呼嘯着。曹安穿着一身極厚的羊皮短襖站在那兒，就好像是一隻又矮又胖的黑熊。他把兩支手縮在袖管裏東瞻西望的，在車站上雖則那麽的冷落，可是鐵路的沿線仍然有着動來動去的人影。一個，兩個，稀稀疏疏的走着；逡巡着這鐵路沿線。

好像看慣了般的，雖則這兒的城市和車站被日軍佔領才一個月左右，可是這些巡邏兵是向來就有的。下雪的時候披着黃色的雨衣，矮短的身材肩着長槍。很短的時間他們便換班了，然而這嚴寒的天氣是

不容易支持下去的啦。他們有時偷懶地順着鐵道走進小車站來，討點開水喝喝，或者就停留着不肯走。因為這兒是比外面暖得多了，並且剛剛換了半個多月的站長是一個年老的×人，對這些兵算是很寬懷的。

說到換站長，曹安心裏又湧起了很多說不出來的酸楚。半個月前自己是在中國人龔站長處服役的，現在可是在××鬼子的腳下了。曹安做這車站的馬車夫並不是一年兩年的事，已經是十年了。他曾經看見很多人生，很多人死，不，頂大的事還是看到這小小的車站和距離這兒十五里路的城市被××旗插遍了。中國人都逃走了大半，尤其龔站長被×軍槍上的刺刀戳死的事，唉，到幾萬年以後都怕還記得清清

楚楚的。

然而，爲着十六歲的女兒和自己，綁着臉替新的××站長駕馬車，又是已經有半個多月了。爲兩個人的生活，他含着仇恨，咬緊了牙齒。

在屋子裏悶不過，走到門口舒了一口氣，正在堆積的雪，像把自己心裏頭的悒鬱消褪了一些般的。

他楞着對面被簇擁在雪裏的小車站，車站的屋角在月前被××軍的大炮轟去了一半，還沒有修理復元。就又感到有點兒不安。

一陣哨聲，月臺上的站丁忽然多了起來，忙亂得很利害。遠遠的鐵路側邊的揚旗已經緩慢地倒下去。

五點十分的上行車駛來了。睜大着又大又亮的眼睛，吐着白色的氣。剛到站的時候，尖銳的叫出一聲來。

「爸爸！吃飯了罷！」女兒從門裏面伸出個頭喊他。

黃昏的原野，覺得什麼都不明不白的，曹安掃一下肩頭上的雪花，反轉身來回到自己屋裏去。

曹安家裏兩口人，住的是照例這車站附屬的一排古舊的房子。可是吃的就要動用這服役所得的薪水。自從××鬼來做站長，沒有理由的扣掉三塊錢，僅僅只有柒元。真是吃飯還不夠的。然而他們也祇好忍受下去。曹安自己還喜歡喝點酒，尤其是冷天。

在矮桌的左邊，他慢慢的喝着酒。像對女兒說「有三百多些義勇

軍又反攻回來了。」

「從什麼地方來？爸爸！」女兒銀姐抬着碗問。那馬燈淡黃的光薄薄地粘在圓形的臉上。

「黃沙河那一邊。現在××兵正開了隊伍去打啦。」曹安烏亮的大眼睛望着他的女兒，用手指着門外。

曹安坐在矮凳上，微斜着上半身，抬起酒杯來喝了一口。他是不愛多說話的。像在想什麼，長長的臉龐幾乎被連鬚蓋遍了，毛茸茸的就像是老猿猴。尤其是因為喝了酒，眼眶邊是紅紅的一圈圈兒。

「我想不會再打到這邊來了吧！」銀姐兒回憶着往日那些恐怖的印象。「真太怕人了。」

「很難說。」爸爸冷冷的回答。「這站長他們是殺不了的。」

曹安想到和他相處九年簡直就成了老朋友的驛站長。那一付和藹的勤苦的樣子使他想念。然而現在填補那死者的位子的人，卻是東洋的矮鬼。曹安雖則是被留下來，錢卻比以前少，事情更苦了些。這麼一想，仇恨在酒後是十分顯明的。

「喂！喂！曹安！」狂風吹過以後，外面忽然有人在叫。聲音是那麼的急迫。

銀姐兒已經吃完飯，站起身來，擺着背脊上的辮子跑去開門，嘴裏在問：

「誰呀？誰呀？」

「是我。」外面的聲音：「曹安哥在不在？」

門一張開，是站役張澤新跨進來。外面還在落着大雪。張澤新的肩膀和帽全是白白的一層，他一邊抖了下身子一邊走到曹安面前。

「什麼事？」曹安醉醺醺的仰起頭來問。

「站長說叫你們一家人快搬到後面馬房側邊小屋子裏去住，這一排屋子明天要有××兵來住的。」

曹安心裏像火在燒，他站起高大的身軀。

「那小屋子又破又漏，怎樣好住呢？」

「他要你這麼做呀。」站丁張澤新有點不耐煩的樣子。「我也不

知道是什麼意思。」

「今天晚上就要嗎？」銀姐兒站在一邊焦急的問，那一雙水汪汪的惹人愛的眼睛，那一塊鴨蛋臉兒現出那麼懂事的神情。

「呃，就今兒晚。」

銀姐兒忍不住流下淚來了，這屋子他們住了十個年頭。雖是上漏下濕，然而也住慣了。就說搬也沒有關係，可是這麼一個黑漆漆的夜晚，外面還下着不小的雪。

曹安一向就愛透了他的女兒的，自從老婆死了這五年，老頭子所以不寂寞，得到一點兒安慰也是全賴這女孩子。她能夠體貼自己的心，能夠燒火煮飯，補綴衣服。只要銀姐兒一傷心，做父親的可就連心都碎了。

「別哭，我去問他一個究竟。」他向女兒那邊搖了搖手，戴上狗皮帽子便往門外衝。

銀姐兒急忙跑了去抓住了爸爸的衣袖，帶着淚微笑着：

「爸爸！別去。我們今兒晚就搬好了……總是有住的也就好了……」

張澤新不說什麼話便鑽出門去了，窗外風不停的吹。這屋子也顯得空氣有些凝滯。銀姐兒理了理蓬亂的頭髮，去把門關上，看見爸爸走到矮桌子邊抬起酒瓶來。

懸在樑上的馬燈一閃閃的。

當郎！一個杯子被爸爸在忿怒中摔在地上，粉碎了。銀姐兒站在門邊楞了爸爸發紅的臉一眼，連頭鬚粘着晶瑩的水珠，大概是酒。

曹安父女，延遲到次日的早晨九點鐘才把那些破舊的傢具搬到馬房側邊的小屋子去。這一排紅磚蓋成的房子就全空着。站長派了很多站丁來把牠們弄得清清潔潔的。然而在曹安的新居裏卻是一團糟；破屋頂上的雪水不顧一切的流下來。土牆開了很大的裂線。

十點四十五分的下行車到了。

那時候雪已經止了，並且太陽鮮紅的微笑在東天。大地全被很厚着雪掩覆着。太陽射下來成了強烈的反光。岔道夫站在小屋子的門口擺着綠色的小旗，車子漸漸的進站了。

一片嘈雜的歌聲——XX的國歌。

車箱裏湧出了綠色的動物，持着步槍，頭上鑲着太陽徽的鋼盔顯然就可以給你看是什麼人。

等到月臺上已經擠滿了綠色動物的時候，火車便向前有氣沒力的開走掉了。於是那些兵在集合，排成三列。在報數，拖長着聲音。

「銀姐兒！快出來看。」曹安跑到自己的破屋門口去叫正在收拾着東西的女兒。「你瞧，又來這麼多。」

他們站在一帶月臺對面的土基上在看。

「哎呀，又是這麼多。」女兒驚訝地低聲的說。

「大概要常駐在這兒了。」

在這小小的車站上，覺得中國人太少了。曹安心裏像是有點寂寞

同時是有些傷感。然而「生活」是會消磨掉你的一番勇敢的自信的，尤其是當他看到了銀姐兒那麼嬌小可憐的樣子，曹安的心已經像退了潮的海面般的了。

大地的雪在漸漸的融化着。

中午，曹安被站長叫了去駕馬車進距離很遠的小城市，然而當着晚上歸來的時候，看見那一排紅磚砌成的屋子。已經被那些兵住得滿滿的了。每一間房子都臨時的接好了幾盞電燈。那些兵在屋子裏橫一條直一條的躺着。或則嘴在唱着「不知所云」的歌聲。狂笑滲雜在談話裏。曹安偷瞧了幾眼輕輕的牽着棗色馬轉過屋後去。就走到馬房那兒也還聽得見，真疑心自己是蹲在外國般的。

他在疲倦中舒了一口氣跨進了漆黑的馬房。

是第三天的事吧，照例每天銀姐兒都要到車站那邊去拿小菜去的。他迎着朝陽轉過那一帶紅磚房的時候，就看見很多身材矮小的兵站在屋簷下面烤太陽的樣子。在東邊盡頭的那一間門口。貼上一張很長的白紙寫的字條兒，並且還站着一個持槍的衛兵。

「喂，喂。」那些兵中間向銀姐兒呼喚！並且帶着嘲笑的声音胡調着。

她那蛋臉兒湧起一陣紅暈，在朝陽下面更顯得那麼嫵媚。她把眼皮垂下來，彎彎的眉兒現得不耐煩和討厭，匆忙的想走得快一些。可是那些傢伙更嘻皮笑臉的嘈亂着。

「哼！」從那個粘着字條兒屋子裏衝出一個人來，鼻孔裏才這麼哼一聲，那些兵可就不敢出聲了。

銀姐兒楞了那個人一眼——身材並不十分矮，可是年紀已經四十多歲的樣子了。戴着細金絲的近視眼鏡，紫色的嘴唇邊留着短短的黃鬍子。可是這傢伙一看見這一個俏姑娘，就那麼呆呆的站住了。並且還帶着些兒輕佻的微笑。

「真討厭，這些矮鬼。」銀姐兒走上了寬寬的碎石路低聲的咒罵着。腳在雪裏走着發沙沙的聲音。

夜裏，仍是一樣的嚴寒。曹安和銀姐兒圍着火堆取暖，談着日間

的事。這女孩子是足以伴爸爸的寂寞的。雖則已經十六七歲的人，還像孩子，什麼都不懂般的。她在火爐邊問長問短。才從疲倦中休息下來的曹安，有時也會笑起來的。

鴨蛋般的臉兒烤着火是更紅得可愛了，她常常仰起頭來看看坐在對面的爸爸，那滿臉頰的短鬚，那一付沉思着的沒有光的眼睛看着地下。他們已經親愛的處了十六個年頭。銀姐兒知道爸爸心裏一定有什麼事使他不安。她照往常一樣的問；

「爸爸！有什麼事給你不好過呢？說呀！」

她搖着父親的膀子催促着。

曹安雖則喝了不少的酒，可是他特別冷靜。女兒這麼一問，他可

爲難住了：事情本來是很平常的。可是一說出來女兒的不安是更厲害的。然而他一向不會騙人的，尤其是在女兒面前說謊，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終於他露出絕望的聲音緩緩的說：

「剛才去拿這個月的工錢，那矮鬼說不能支發了，因爲××兵開來以後，這些工錢只有移做他們的糧餉。你想他們這狼心狗肝……」

「那麼叫我們吃草是不是？」

「這日子實在不能再過了。」爸爸擺着蓬鬆的頭氣忿的自語着。

外面沒有下雪了，並且風也並不大。遠遠的聽得前面那一排屋子裏的××兵的歌聲。一句兩句，若斷若續的。

「托！托！托！」忽然聽得敲擊門的聲音。

「是誰？」銀姐兒奇異的站了起來問。

然而，外面並沒有回答，仍在敲門。父女兩個呆站了一會，當然只有去開。

是多怪的事呀，進門來的是那一個銀姐兒今天早上看見過的××軍官。他叫「春籐大尉」。剛一側身鑽進來的時候便看得很明白。是披着黑色的披風，戴着細金絲的近視眼鏡，紫色的唇被獐笑掙開。長形的臉像乾了的橄欖。

那傢伙看見銀姐兒站在靠近門邊的地方，便死死的盯住。泛着紅潮的臉和有着水汪汪的一雙眼睛的姑娘，真給他有點兒醉昏昏的。

他反手輕輕的把門掩上，走進了一步。

的軀幹。他有幾分兒畏懼同時有幾分驕傲的退到右牆角。隨着掏出了手槍對準了逼近他的支那人。

「呵……」銀姐兒恐怖的在一邊失神的叫出了這麼一聲。

大尉用手掌向她搖一搖，希望她別叫。然後轉過臉，用手指着那掩住的門示意着請曹安出去。那時，他看見自己的女兒的臉色已經蒼白了，並且在抖顫，在用着哀懇的眼睛瞧着那帝國的大尉。銀姐兒在最後嗚咽着向爸爸說：

「那……那你就出……出去吧！」

曹安雖則平常是那麼暴躁的一個人，可是到這時卻例外的馴順。

十六個年頭，他愛護着這嬌小的女兒，現在不忍心把自己的性命輕輕

的送掉，丟下仃伶的女孩子給別人踐踏到底。這時雖則過分的受到刺戟，這點兒心思他是會想得到的。終於他含着淚退着出了這破屋的門。

郊野漆黑的一片，不分東西，對面小火車站上有着幾盞不明不暗的紅綠燈。耳邊只有低微的然而刺人的寒風聲，帶來了××兵粗劣的談笑。

失魂地走到已經沒有人種的荒田邊。坐下來，把腦袋竭力鑽在兩個手臂中間。地還在被未化盡的雪水浸濕着，他也不管。他被毒蛇咬了一口般的，被這可羞的事縈繞着。「天！這是怎麼一回事呀？」他仰起了頭。「這喪心害理的。」

他坐不住，站起來徘徊着。一直，一直待到了半夜，他才在沉思中向那小屋子走去。這一付心情，就好像一個孤獨的探險者帶着的那一番恐懼，因為他知道前面正擺着多殘忍的局面。

一推開門，靜寂中便聽得銀姐兒暗泣的聲音。曹安心裏酸楚地把門掩上，輕輕的走了過去。他知道那位帝國大尉已經走掉了。餘賸下這女孩子躺在她自己的床上。他走到了床邊。哼，多可恥的事呵！撕破的褲子，殷紅的血滴，凌亂的牀……

他不能再想下去，他不能再想下去。

用手推動着女兒的蜷曲的身子。銀姐兒抖的一驚，坐起來一看，她擁抱着曹安的頸子喊了一聲「爸爸」，哇的大哭出聲了，爸爸的淚

也暗暗的滴在女兒的肩上。

這一帶地方，騷亂並沒有來臨。義勇軍還在河那邊，正和另外一部份××軍隊打着仗。所以這小車站仍然是平靜無事。郊野裏的雪已經化完，洒着一片淡黃的沒有微溫的陽光。因為遠近的樹都赤裸着枝幹，鐵路延線的高粱也變成平坦的土地。所以祇要抬起頭來一看的時候便覺得意外的空曠，意外的單調了。

其實最無聊的還是那些住紮着不走的××兵。他們既沒有戰爭又不操演的吃着閒飯。有時，去看看間或通過這小火車站上的火車。用小石子拋進車窗去敲打生得俏的娘兒們。有時候三五個的在鐵路或田

邊走走。其中最不寂寞的是他們的春藤大尉。他會摸到後面的破屋子裏去找十六歲的小姑娘開心。他喜歡怎麼樣就怎麼樣。

曹安簡直是好像沒有睡醒般的，顯得十分的懈怠。當他每天替站長駕了馬車回來的時候，就要看見一些殘暴的痕跡，聽到一些哭訴的聲音。

兩個月以後。

漸漸的是春天到了。春草在先就恢復了嬌嫩的綠色，雖則寒冷的程度並沒有稍減。他們的衣服還在穿得那麼厚，尤其是在夜晚。

這時，義勇軍開始更厲害的鬧起來了。一連不多的日子便佔領了

若干的縣份。在河這邊的×軍在竭力的抗拒着。

下午，銀姐兒和爸爸坐在門口烤太陽。並且銀姐兒在洗着衣服，爸爸在抽着煙。女孩子已經是沒有以往的活潑了。她好像生長得更成熟。在很厚的衣服下，也還可以看得出胸部的兩隻奶很高的凸隆起來，並且，那一臉處女們所有的紅霞，已經變得像黃昏時候天那麼的灰白色了。這些，曹安卻坐在那矮櫈子上看得出來的，他一面替女兒傷心，一面卻更痛恨他的仇敵。

「聽說義勇軍又要順着鐵路上來了。」女兒好像覺得無聊般的隨便拉一句來說。

「這是真的。昨天還有一個偵探到這兒，現在正在那兒拷問。」

爸爸附和着說。

「誰在拷問？」

「就是這個混蛋。」

銀姐兒有所感觸的嘆了一口氣，仍然低下頭去洗衣服，曹安看了看很明朗的澄清的天，嘴裏在說：

「銀兒，快去弄晚飯吃吧。恐怕晚上有事呢。」

果然，到了晚上仍然是那站丁張澤新高聲的來喊；

「曹安哥！曹安哥！」

「什麼事？」他伸出頭去問。

「叫你快駕車子過去。」張澤新有些威風十足的傳達着命令：
「今晚春籐大尉要進城。」

「春籐大尉？」曹安喙裏重覆的問。他心裏像觸到電般的。然而他點了點頭說：「好，好，我馬上駕來。」

他沉思，然而心有點慌。回過頭去向女兒說：

「銀兒！你快點兒收拾收拾換洗的衣服，細軟的多帶點。」

「幹什麼？爸爸！」女兒驚訝的過來低聲的問。

「我們到城裏去過些日子吧，今晚可以順便的。在這兒老蹲着怎麼過得下去？」爸爸仍是那麼憂愁而又和善的樣子。把一支手掌放在女兒蓬鬆的頭上。「你收拾着吧，我出去一趟。」

曹安出去了。隔了一些時候他才帶着一股濃郁的酒味回來。臉很紅。並沒有像以往那麼愁悶的樣子。他一跨進門便很高興的向女兒說：

「弄好沒有？我們走吧。」

當然，他們還有什麼留戀，對這一種沒有援助的地方早些離開是再好沒有的事。銀姐兒早就收拾好等待着爸爸回家，然後才一道提着一個布包走出小門。屋裏的燈已經被弄熄了。曹安到隔壁馬房裏把車子駕上路來。每邊有着一隻昏昏不明的燈勉強的可以看得見路。首先，曹安跳上駕御者的位子上，招着站在下面的銀姐兒：

「來，來，爬上來。把包袱遞給我。」

叮噹，叮噹，叮噹，車子通過小路到火車站後面。因為春藤大尉是在那邊等着的。

車子在門口等了很久，春藤大尉才從站長室裏面走出來。穿着很整齊的軍服。他看見銀姐兒也坐在駕御者的位子上，使用手指着嘴裏「哦」了一聲，表示說「你也來了」。在剛要進車箱的時候，春藤大尉用手拉一拉銀姐兒，要這女孩子去陪着他坐在一塊。曹安用手拐推了推女兒道：「你下去坐吧，免得我在這兒不便駕車。」

鞭子高高的一揚，馬蹄便奔馳在大路上。帶着昏昏的燈光，曹安一邊駕着一邊心裏面在盤算。

這晚，有很明的月色照耀着整個的原野。使牠好像抹上一層粉那

麼的美麗。遠近都朦朦朧朧的。經過村莊前面的時候，狗在狺狺的吠個不休。高粱地還豎立着銀灰色的細幹。風吹過是微低的響着。

車子走了很久以後便走進一條狹窄的小路。兩旁不是田便是土堆。月色投下這車子和坐得高高的曹安的影子，四邊很清靜，只聽見四個輪子轉動的聲音和春藤大尉不知爲什麼狂笑了幾聲。

前面是黑漆的一片並不大的松林，這條路是到黃沙河卻並不是到縣城的，然而這大尉他也不知道。剛剛進了松林以後，車子便停住了。曹安從上面跳了下來，嘴裏在說找個油壺上燈，他竟打開了車箱的門。

春藤大尉正在把手摟着銀姐兒開心，看見曹安打開了門，才知道

車子已經停在這麼一個地方，正很奇異的時候，忽然看見曹安從腰邊拔出一把小刀來，這位帝國的軍官才開始驚惶起來。預備摸手槍，可是，手槍的袋兒被銀姐兒急忙的按住。曹安便很順利的把刀鋒向他的仇人戳了下去。

全車箱是血，銀姐兒已經嚇得說不出話來，老早便下車去。

「等我把他拖下來。」曹安的那一股酒氣還在薰人，然而今晚的態度倒好像是若無其事般的。他用力的把死屍拖下地來。

從那位軍官的口袋裏，摸出一張地圖，以及一本日記簿、報告書、鈔票……很多東西。月色從樹林頂上投射下破碎的點子在那軍官的一套漂亮的制服上。

曹安重重的踢了躺在地下的屍首一腳，然後跳上駕馭的位子上，讓出了一邊來，喊着正在發呆的銀姐兒說

「銀兒，爬上來吧。我們早些過黃沙河去。」

一九三六，六，一六於病中。

南澳，襲來的暗潮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

海風都覺得是熱辣辣的啦，已經到下半年，太陽的那股勁兒一點沒有褪。順弟把自己的小艇丟開，祇願站在岸上吃兩個仙買來的荔枝。赤着腳，變黃了的拷綢褲子提得高高的。臉兒晒得棗紅，那雙像龍眼核般的眼睛，看看船，看看天。

堤岸上，帶兒般的一條水門汀路橫了過去。除了幾枝枯焦了的樹的影子，堤路上全被染上一層够人怨恨的炎陽的黃光。碼頭上正停泊

了三艘商船，不少的苦力正忙迫地去搬卸貨物。嘴裏哼着，額上全是汗，粗大的竹竿套上了麻繩，笨重的木箱擔上了肩頭。沿途有着搭遍了的涼爽的青布棚，下面賣荷蘭水、冰、荔枝……有從輪船上下來的顧客。

天氣熱，沒有什麼生意。早晨順弟僅僅祇是渡了一個人。現在，爸爸也不願老蹲在艇子裏打盹。一點鐘的時候便進茶館裏面去了。女子小學校的事前幾天媽媽就不願幹下去，可就不知道爲什麼，當然是成天在家裏。

順弟覺得很無聊。

晚潮漸漸的湧來了，陣陣的拍擊着這堤岸。一排兒小船在水裏不

住地左晃右晃的，有點風就覺得涼爽了。他同伴的幾個小孩子還在水裏浸着，想捉那潮水沖來的小螯蟹。

就在這時候，他看見遠遠的港口，伸進來幾艘龐大的灰色的船隻。漸漸的移動進來，並且還連聲地叫着汽笛，好像老牛在哼。一，二，三，……他在點着頭數，一共是五艘。一個跟一個的。岸上的人們都站着看了。

等到停下來的時候，用心一看順弟才認清楚；那高高的瞭望台和無線電桿，廣大的肚子上伸出一排炮口的是五艘軍艦。一點也不錯，順弟從小就在海邊長大的。

這本來很普通，岸上的人看看也就走了。可是站在順弟旁邊的一

個人卻說：「爲什麼來這樣多，是××的兵艦呀！」真的，順弟也看出是××兵艦，因爲那船屁股上明明白白的飄着一張××旗。

不久，爸爸也回來了。他聽說有剛剛入口的船隻到，喜歡得很，趕忙叫順弟也下艇去，把槳划動，艇子便往海心裏駛去了。海浪把艇子簸弄得兩邊搖擺着，忽上忽下的。

這時候，太陽漸漸的落了。海面上有一層紅光。

其實下船的人很少，有幾個軍官樣子的人，是乘自己的汽艇上岸去的。另外有三個人下繩梯來，因爲順弟的爸爸搶得快。他的艇子便載着人走了。

爸爸從穿着一身白制服，頭上戴着沒有舌頭的軍帽的兵士手裏，

接過來兩張紙幣。爸爸的瘦臉上又喜歡又疑慮。他就從未看見過這種票子。也許很值錢，也許是假的，一文錢不值也說不定。他叫順弟等着他上街去問一問。可是一去就很久不回頭。

順弟肚子很餓，在艇子上煮了飯獨自吃掉。

遠遠的軍艦上有無數的燈光點綴着。好像天空裏的繁星。隔一會便聽得兩聲噹，噹，噹，的報時的鐘清亮地蕩漾在這埠頭。

半夜，爸爸才沒聲地回家來。

「你去那裏？」順弟問。

「噢，我去問了幾家店鋪，才說這是『西紙』，我換了毫子去賭番攤，輸得祇賸這點了。喏，喏。」

爸爸把手掌伸開，艇子裏沒有燈，看不清楚還賸多少。其實爸爸的脾氣他是知道的。祇說一聲：

「那麼你睡了罷，時候不早了。」

碼頭工人還在上面搬運着。

十八日

大家說廣州已經戒嚴，這兒市上也亂烘烘的說要打××。軍隊都連夜走得一個不賸。連民團也去了。學堂裏的學生來到街上黏標語，演講。教大家成立救國會，自衛軍。有些話連順弟也聽得心裏難過。他年紀也並不小了。××人他也有點兒恨，因為前幾年他親眼看見兩個××人殺了一個警察。

講。

爸爸走來叫他回家去，那時他正站在馬路邊聽學生滔滔不絕的

「回去吧，告訴你媽我要划了艇子去一趟。」

「到那兒去？」

「昨天晚上來的那些兵艦要僱我們去。」爸爸緜緜鼻子很得意的說。「我還買了些小菜送去咧。」

「小菜？買小菜幹什麼？」順弟很奇怪的問。

「劉金桂今早到那邊賣菜去。哼，真奇怪。才一點兒蝦仁和青菜可就得了五塊錢。那些××鬼子真有錢呀。」

「真的嗎？」

「怎麼不真，有好些伙伴要去賣的。因為劉金桂對大家說，××鬼子還有人會說廣東話。他叫喊些人去賣。船上要得很多的。」

「那麼你多買點去不好嗎？」順弟也好像很高興的樣子催促着。

「我也跟你一道去呀？」

「你別去了，艇子上要堆很多東西的。」

爸爸囑咐了幾句話便返身走遠啦，那時，他耳朵邊還聽得那演講的學生站在很多人中間說道：

「……漢奸比敵人還要可怕……不買×貨，不幫走私。我們要打倒……民族的自救。」

他有點寂寞的走開，爸爸把艇子划走，他也祇有回家去。家裏邊

的日子也並不怎麼難過。單從艇子上便可以把三個人的衣食混過了。雖則蹲在那麼一家破漏的屋子裏，祇要不下雨也就好了。

二十二日

真連一點事都沒有做，心裏閒得慌。爸爸不知道在幹些什麼，從早獨自把艇子划走，到夜裏才回家。昨天遞了一大捲鈔票給媽媽。叫不要亂用，收在米櫃子裏。媽驚異得睜開眼睛望了望爸爸的臉又低下頭去看看自己手裏的錢。真的，媽說她從嫁了人也沒有見過這麼多的錢！她緊緊的捏了一把小拳頭然後溫聲和氣的問：

「從那兒來的這麼多的錢呀？」

「我划艇子給××兵到灣潭去玩，他們給我的。」爸爸很得意的

說；「他們那些人好極了，你看才兩天就得這麼些。」

媽赫赫的好笑起來了。在那兒數了數，轉過身便走到櫃子邊去。爸爸好像很辛苦，噓了一口氣，把那頂草帽拋在桌子上。嘴裏還在說：

「前幾天他們剛到時我得了兩張西紙便以為很多，其實現在得的要多好些倍呢。」

順弟想到爸爸沒有把這些錢賭掉，還算好。要是輸了的話，發起脾氣來又要讓自己的皮肉受苦。

二十三日

陳濟棠宣布做什麼的總司令了。這埠頭的人更鬧得不了！救國會

天天遊行。並且有些閒散的軍人居然招募了不少的志願兵組織成一團人在曠場裏連日連夜的操演。好像就要打仗的樣子。順弟閒着天天去看。

才不過是吃早飯的時候，爸爸回家來對正在洗着衣服的媽媽說道：

「快點起來。我告訴你，現在開到口外兩艘船。是裝白糖的。要婦人去祕密的搬進市來交貨。每一袋是一角八分錢。我已經跟人說妥，你也去一個。」

「怎麼搬法呢？」媽站起身用衣襟揩着手問。

「你去照着別人做就成。衣服穿寬大的一件。用褲帶把牠勒在肚

子上就帶來了，其實那包子也沒有多大。」

「太不好看，就好像……嘿嘿嘿嘿」媽媽話還沒說完就有點害羞的笑起來了。

「這還不要緊的，有些膽子真大，用車子推進去呢。被拿着是要打靶的囉。」爸爸說得很悄聲的：「你別跟人講，要小心些的。與其在家裏閒着，出去賺一點錢也好。」

順弟在旁邊什麼都聽見的，他早就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由不得心裏有些難過。他趕忙挨近媽的身邊說：

「媽！你別去。這是走私的糖。救國會知道更不得了了。」

「不要你多嘴！」爸爸板着臉孔罵了起來。「跟你媽做個伴一道

去吧。快，快點！再等等可就沒有你們的份了。」

到中午，他們母子已經上路了。轉過幾條街。順着海濱走。海好像很平靜的樣子。深綠色的平面上閃着一條太陽光繪成的金龍。幾隻捕魚船浮在遙遠的天邊。雖則風很大的吹動着他們的衣裳，可是早已經遍身流汗了。順弟心裏不高興。話也不說什麼。

他有點害怕，好像別人已經知道他們幹些什麼勾當般的。尤其是經過修造小艇的村舍的時候。有些人簡直很注意的瞧了他們兩眼，他趕緊轉過頭去。

鴨嘴岩那邊就靠近陸地的水，都是很深的。並且那地方的前面是一望無垠的海，後邊也是一望去是廣闊的草原。什麼村舍或人影都不

見。可是隔市上倒反而很近。

他們走過去，便看見兩艘大船。好像擠滿了不少的人在前面。順弟的媽媽急忙昂着頭奔過去。

「幹什麼？」路邊站着兩三個兇狠狠的流氓般的人，猛的叫出這一句來。順弟母子嚇得魂都不在了。勉強站定了身子。

「我們到……到鴨嘴岩去的。」媽媽在戰慄的答應。

「幹什麼的？」

「不……不幹什麼。」

「不幹什麼就不准過去，」那邊的一個人用手揮着。

媽媽也不再分辨懇求，有點不高興的回轉身子。可是那個人又過

來問：

「你姓什麼？」

「姓王：」

「是不是王柴棒家的？」

媽媽微笑着點了點頭，隨後他們便准過去了。順弟想大概是爸爸關照過的幫××船上做事的人吧。

到了輪船前面，看見不少的婦人在擾擾鬧鬧的往船肚子裏搬出小包，小包的白糖袋兒。媽媽去找人掛了號便也隨着人潮搬去了。順弟看看那些人，哼，很多是面熟的。他知道那些人都是老早就沒有生活，在苦痛中過着日子。祇要有點能夠找錢的風聲，你怎麼能叫他不來

呢？譬如被工廠裏甩出來的李拐子也在那兒。順弟看見他很賣力的把袋子搬到運貨汽車上，堆得好像雪山一般的。身上穿着那件粘遍機器油的破衣，露出流着汗的胸膛，得意地到一個××鬼子手裏領了一塊牌子。讓那鬼子點驗一下數目。汽車便開了出去啦。

汽車等到剛開出去的時候，那堆成雪山的糖包已經被綠色的油布蓋得看不見了。並且那白布包上根本就印得有「中國華隆糖廠製造」的字呢。

順弟就跟了母親一天，到晚上八九點鐘才回家，肚皮已經餓得够受了。他在進了家以後才對媽媽說：

「我們已經有很多錢了，這種很苦的事情不要再幹了吧。媽！」

「這沒有關係的。」

「並且很危險，萬一被抓住那簡直不得了的。」

「你又不懂，這與我們有什麼關係。要緊的還是那些買私糖的生意人呀！」媽好像很懂得事理的樣子訓說着。

二十四日

大家議論紛紛的：

「市面紊亂，糖的價錢跌得很利害。還有其他的貨物也受影響。」

市政府組織緝私隊。海關加緊工作。」

「各機關學校以及軍隊中間，發現有漢奸活動。專門是替×帝國主義宣傳和從事調查報告的。於是，救國會組織了鋤奸團。」

「全市的人都差不多在不安寧中過着日子，大家在馬路上奔走着詢問消息。工廠想關門，商店老闆暗中賺錢。」

「學生仍然是下鄉宣傳，擡着空嘴在叫。」

「市政府向領事館提出嚴重抗議，沒有答覆。」私糖仍然是潮水一般的湧來。

二十五日

順弟的爸爸兩天都沒有回家。媽媽很焦急。到堤邊去看看，小艇子也不見，問問人也沒有知道他的去向。那輪船上的糖是早就搬完了的，媽媽和順弟蹲在家裏。

晚上，雷雨很大。是這半個月來所沒有的。風把屋子外面的樹吹

得很響。屋子裏已經漏水。順弟用瓦盆去接着，發出滴得滴得的響聲。

「怎麼到現在還不見回來呢？媽！小艇子會不會在海裏面出什麼事？」順弟這麼問。

「那我可不知道了。」媽媽焦愁的在那兒坐着。

他們都在等待着。燈是昏昏暗暗的。

大概是半夜兩點鐘左右，順弟和媽媽都很疲倦的睡着了。忽然聽得有人敲門，嘴裏還喊着「快點開呀」的。順弟知道他爸爸回來了。他趕快爬下牀去把門打開。

爸爸進來，馬上就很急忙的把門反關上，而且上緊了扣子。看那樣子好像很驚惶。眼睛祇顧東張西望。手臂瑟瑟的抖。他的臉比平常

蒼白瘦削。他的頭髮和衣褲都完全濕透了，淋着點滴的水珠。

「爸爸！你怎麼的了？」順弟驚惶的問。

並沒有回答一句，爸爸走過桌子這邊坐下去。裏面正在睡着的人也被那驚惶的問話嚇醒了，急忙走出被竹籬隔開的小房間。莫明其妙的看着兩天沒有回家的丈夫。她看見王柴棒穿的衣服好像是一套民團的軍服，已經不是平常穿去的那一件。

「快找件衣服給我換。」爸爸沒力氣的說。

夜已經很深了，爸爸把衣服換掉以後便叫把那濕透了的軍服藏在牀下面。並且從腰桿上摸出一樣東西來，順弟留心一看，是手槍呀！他簡直嚇得說不出話來。他看着爸爸拿着擦了一陣便送到房裏去。

「你究竟是搗些什麼鬼？」媽媽焦急的問。

「等一會跟你說。」

真的等到爸爸睡下牀去，便悄悄的跟媽說：××軍艦上的人給他一支手槍和每一天拾塊錢，叫他到學校和軍隊裏去探聽消息。他已經做了兩天。今天夜裏忽然被人察覺追着他跑，他用手槍把追他的人打死了才逃回家的。這些話可都被順弟睡在竹籬外面聽見了。

順弟才十五六歲的孩子，可是他什麼都懂得了。心裏面很難過。他覺得自己在做了一樁昧了良心的事。到底他也在小學堂裏念過幾年書，他懂得××是中國的大仇敵。爸爸幫他們做奸細是不對的。他想着難過了一夜。

二十六日

爸爸又要另外換了一套衣服裝了手槍走了，媽媽和順弟拉着不准他去，他還發脾氣。臨走，爸爸囑咐順弟道：

「不准跟外邊人說，我聽見要扯破你的嘴。乖乖的去艇子上看着，別渡人。我下晚便來的，嗯！聽見沒有？」

順弟祇好點點頭。

到了晚上，爸爸鬼祟祟的跳下牀來，把艇子划向那邊灰色的×
×軍艦去了。

二十七日

順弟連飯都不想吃，他說不出的難過，不安。走出門去打量解解

悶。那時候正是下午兩點鐘。

剛走了不遠，有兩個穿白竹布短衫的人走到他面前來，好像是老朋友那麼的拉住他的手說：

「喂，老弟；你上那兒去呀？」

他嚇了一跳，莫名其妙的朝那兩個人看了一眼。他擺了擺頭沒有答應。那傢伙又很和氣的問：

「你爸爸在不在家，我們想去找他玩玩哩。」

「不在家。」

「什麼時候回來呢？」

「那就不定了。」

「你跟我們玩玩去吧。」

還沒有等順弟答應一句的時候，那兩個傢伙一邊一個的便把他提着走了。等到從安仁街轉了一個圈子，看見「××市抗×救國會」的時候，他才明白這兩位先生的來歷。到一個房間裏坐定了，另外一個人便說：

「順弟，你現在是走不掉了。我好好的問你，答應得好，今天晚上便准你出去。」

「是，是，你問吧？」順便不住的點着頭，鑲在那塊飽滿的黑臉上的眼睛，表示着懷疑。

「你爸爸是奸細，你知不知道？」

這一問，可就把順弟嚇昏了，答應不出來。

「沒有關係的，你說好了。就小孩子也要爲國家拚命的。從前有一句『大義滅親』的話你聽見過沒有？就是說爲了國家是不管什麼老子兒子的。總之，你說說吧。我們祇不過想叫他來，告訴他不用幹下去就是了。你說吧。」

順弟有點感動，但他又不敢說。經過很久的勸告他才肯把那晚上的情形敘述出來。那時候他祇覺得爸爸的不對，那些人的一番好話使他不得不講了。

可是，他眼睛一紅，淚就流了。到講完，他簡直伏在桌子上嗚嗚地大哭起來。旁邊的人安慰着他：

「別哭！別哭！你真是少有的好青年，好孩子。以後一定很了不起的。以後我們把你送進中學堂裏念書吧。」

那些人又私自討論了一番，然後問順弟：

「你爸爸每天大概什麼時候回家？」

「半夜。」

那些人散了，祇是原先那兩個人把順弟留在房裏。買了些零食給他吃吃，他心裏面漸漸的也就沒有什麼難過了。雖則他想到爸爸一定被捉住的。

二十九日

早晨，順弟得回家去了。他一到門口便聽得媽在哭，在悲痛着爸

爸被救國會的人捉去了的事。順弟很難過，啞悄悄的走進房門。他腦子裏還在縈繞着從前那些學生演講的話；「漢奸比敵人更可怕……民族自救：」自己也快被送去中學念書了。

他去看看自己的小艇，還是沒有人管的停在堤岸靠邊。順弟跳了下去，舀着海水正在洗洗艇子，猛的嗚嗚的叫了兩聲，看見害了爸爸的軍艦已經向口外開走了。海水被衝開濺出白花來。

順弟望着那灰色的東西吐了一口吐沫。

一九三六，八，三。

浮屍

一個震撼人的消息，在五月初，灤河的下游忽然發現流下來無數的浮屍，打撈了五六天之久，得屍數百具，不明來源。

這算是極大的例外，順根兒居然一拐一拐的回到村子裏來了。衣服潮濕得像雨淋過的雞，那塊髒得不像樣的臉上大概是破裂了幾條縫兒，凝淤着紫色的血。他好像真有點走不動的樣子，勉強的站在村外的水溝邊。應付了幾個人的詢問，隨着他的手按了按肚皮說：

「我太餓了。」看看自己的家就在前面，他又指着前面說：「去

「吃飽了飯再講吧，話長呢。」

順根兒心酸得要想淌眼淚。自己也想不出一個道理來，村里就像以前那樣的平靜，一點兒聲響都沒有。太陽最後的那一道紅光貼在他的背脊上，冷清清的轉過了屋角。

到了黃昏時候，全村子的人可就慌啦。前前後後吵得不開交，甚至於還有些聽得點風聲的婦人坐在門坎上大哭。街上更亂烘烘的，特別的人很多，連死坐在家裏不願出門的老森伯都握着斑竹煙桿兒東走西走的，嘴裏在說着那一句老話：「真是作孽。」

順根兒雖則是沒有力氣，心裏還在亂昏昏的想不出一個頭緒來。一路不停腳的跑，辛苦得站都站不穩。可是，終於也被人帶逼帶邀的

弄到毛二家的茶舖裏來。

「從頭到尾，順根兒，你慢慢的講吧。」

美孚燈點在烏黑的樑上，永遠是那麼昏沉沉的。誰是誰的面孔都看不清楚。本來很小的舖面已經擠滿了人。

順根兒斜依在靠牆的條凳上，一支腳搭得高高的。才換了的衣服沒有扣鈕子，露出了瘦得看得見肋骨的胸膛。頭髮仍是長得剃也沒剃。

毛二特別泡了一盃上好的茶放在他側邊的桌子上。首先是老森伯催促着；

「你說呀，說呀！」

其次便是坐在角落裏很焦燥的那位七十歲上下的羅二公公問他的

獨子：

「我的壽春呢？」

「別問吧，人多着呢。我慢慢的講。」順根兒把手搖了搖不耐煩的說：「一個個的問真不知要說到那一天。」

「唉！」順根兒從前那麼活跳跳的人現在也變得像病牛般的了。他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瞧瞧大家模糊的面孔。茶館裏已經靜靜的等着新聞。有些掛念着自己的人幾乎要哭了出來，有些沒有關係的人只當作湊熱鬧聽說評書。然而要說話的人卻覺得喉嚨口有點什麼東西塞住了般的說不出來。

他閉了眼睛，理一理這回事的頭尾——

四月初，村子裏面正沒事做的時節，忽然就來了幾個人找老森伯說話。當天老森伯也不過顯得一片好心傳出話來說：「灤河邊要挖開一片曠場落飛機，四處招工，工錢按月支付，並且是一塊伍角一天的工價。」

「要去的就快點來說一聲，準備明天隨着動身啦。」這話在村子裏不上兩點鐘便傳遍了。甚至於還叫人敲着鑼在村街上宣傳號召。男的女的，全都聽到。

「你去吧？」

「我去。」

「你去吧？」

「我去。」

互相問答着。這有什麼不能幹的呢？橫豎挖田挖地是大家弄慣了的。灤河隔這村子又沒有多遠。容容易易的去賺一筆錢誰也願意。何況有這麼多的同伴在一塊，日子決不會難混的。去，大家都去。

到老森伯家裏掛了個名字，第二天早上就有五拾個左右的人跟着那三位先生走了。那三位先生是高大的漢子，穿着長衫，眼睛總是那麼狠狠的，看着人的。在半路上，有個嘴裏還在平白無故的咒罵着人。

戴了頂篾帽，穿上草鞋，另外還背着一個包袱，順根兒也和着大夥兒出門去了。他一向是那麼活跳跳的。早就想東溜西跑些時。這會可正中了他的意了。大家在村子裏橫豎也還是空手閒着過日子。「一

個月就有四十五塊錢的進賬。真是找也找不到的。」

路上談談笑笑，才一天多便到灤河邊了。那三位先生把他們領到那兒就停下腳。四邊看看卻是上不靠村下不依寨的。一片祇有草莽的曠地幾乎望不到邊。在這曠地當中好像剛蓋起一座新的木房子。長長的一大排。在房子的前面就是那麼緩緩的流動着的灤河了，船在遠處來來往往的。

太陽射着河水，前面就好像銀的帶子，曠地上風很大。箴帽都要吹落掉的樣子。那三位先生把我們安頓在很寬的房間裏。哼，來這兒做工的可不僅只是順根兒他們這一村的人。附近各鄉村的人都有，有很多已經先到了。順根兒們這一夥混合着那些住在一塊，大家都很陌

生啦，可是不上半天也就斷混熟了。

人集攏來差不多有兩百多個了，都擠在那幾排木房子中間。有一天的早晨，幾個穿長衫和兩個穿西裝的人進房門來了。

「站起來，站起來！」穿長衫的人在向躺着的人叫，「一點規矩也不懂。」

大家睜大着眼睛。

穿長衫的便回過頭去和後面的人講話，滴滴嘟嘟的，哼，那才是怪事，後面那兩個穿西裝的身段很矮。嘴邊留着短短的黃鬍子。單是說話就已經顯明是××鬼子。順根兒他們是看得很明白的。

「好，叫一個名字出來一個。」中國穿長衫的人向大家說。「耳

朵聽着點！」

兩個××人退出門外去：站在曠場的草間。穿長衫的中國大漢手裏握着一支毛筆和一杯藍靛。他張開大嘴叫：

「張發！」

一個結結實實的矮子答應了一聲「有」，從屋子裏鑽了出來，抿着嘴在笑。頭髮才剃過的樣子。臉並不十分黑。

那位中國人用毛筆在張發的手臂上畫個一字。藍靛裏面有酸礬，寫上去任你怎麼也揩不掉。寫好以後喊道：

「張發第一號。」

另一個記在簿子上，名字和號頭。

這麼一個個的叫出來。在曠場裏排成一條長蛇那麼的。大家手臂上都畫了個號碼。順根兒站在行列裏沒有事，向四邊望望。遠遠的是些大兵的樣子跟着好些輛馬車從西邊來了。等到車子走到木房子前面時，才看見馬車上全是些紅磚和三合土的木桶子。

那幾個××鬼子走過來了，隨在後面的中國人跑到行列的前頭撥着每個工人的肩膀數了下來，五，十，十五，二十，然後又分成好幾批。一些是以後要挑土的，一些是要挖鋤頭的……

「大家聽着，從今兒晚就得做工啦。誰也不准離開這兒一步。要是跑開了，當心你們的狗命！你們不怕衛兵，就試試看！」那位穿長衫的先生向四邊一指，果然大家都看見遠處站着持長槍的兵。「聽懂

我的話了吧？嗯？」

大家都沒有答應，可是他好像也不一定要答應般的轉過頭去了。被僱來的這許多工人算得回到屋子裏去了。這時候已經是正午，還看見幾個人正在三四架機器旁邊看左看右的。那些機器都有三隻腳的。

回到屋子裏，很多人已經老不高興了。嘈亂成一片。大家都弄得很熱。不一定什麼村寨的都站在一起談話。

「咱們可不能受他這樣的腌臢氣呀。」劉達生大聲的說：「咱們不是來這兒坐牢的，爲什麼走動走動都不成？」

「哼，還有呢？我看這事情一定不是中國人弄出來的。你們看，

爲什麼有××鬼子呢？就連那些爛兵也都好像是××人。真不知道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七龍寶從木板牀上掙起來說：「穿着一套很乾淨的藍衫褲。橢圓形的黑臉。」

「對呀！決不是中國人幹的事。一定是××人要挖平這場子落他的飛機啦。」

「喔，咱們上當了。」

忽然從角落裏鑽出一股吼聲來。

「別吵了，別吵了。管他××鬼子中國人，橫豎咱們拿到手壹塊伍角洋錢一天。做滿了日子回家去。」

大家回頭細細的一看，原來是靠近這兒一個小村子裏的傢伙。名

字大概是叫鬼映眼，因為那傢伙一年四季都在眼睛生毛病，紅通通的成天在映呀映的。

「死在錢上的，不要你說話。」張發罵過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吵起來，幾乎要動手了，還是旁邊的人勸開了的。

事情就給大家奇怪，為什麼做工要在夜晚呢？他們大家都被趕出屋子去。曠野裏是那麼灰濛濛的。大家照着劃好的石灰線鋤下去。那些監工的又叫另一些人把土挑到灤河邊去倒掉。監工不知道說些什麼，因為他們是朝鮮人。

就是這麼挖呀挑呀的。一直做到天剛翻出淡藍色日頭還沒有伸出地平線的時候。他們才得拋了鋤柄，放下扁擔來喝幾盃稀粥，倒下牀

去睡了整整的一個白天。雖則吃了不少的苦，可是一元伍角錢的工銀倒是三天一付的。看在錢的份上，大家咬着牙齒做下去了。

「爲什麼老挖這麼一小塊地方呢？這決不是造飛機場呀。飛機場要平，可不該挖得這麼深。」仍然是跟順根兒住在一間房子裏的劉達生向人這麼說。

「並且搬了不少的紅磚來，我看還要蓋房子呢。」旁邊的人附和着說，拚命的抽着煙。

這麼才談着的時候，可又驚動了躺在裏面的鬼臉眼了。他忍不住的掙起疲倦透了的身子向外邊說：

「你們根本不要講啦。懂又不懂，胡說八道的。咱們又不是念過

書的。那有××鬼子懂得。」

在外邊的兩個人不高興的回過頭來看了一眼，狠狠的罵了一聲：

「瘟豬！」

才吃了飯沒有多少時候，又聽得外面吹哨子。黑越越的人拿着自己的鋤頭或是土箕擁出門去。監工站在門口喝着：「快點，壞蛋！」他們幾乎連日子過到那天都不明白。人一多，事情做得就快。

半夜——

灤河畔的草野上被鑿開了一個極大的窟窿。在地平線下面有很寬的四方形的洞。兩盞煤汽燈懸在裏面，散發出蒼白的光和吱吱的微聲。四邊還是很鬆的土壁留着鋤鋒咬過的痕印。更深的地下全是泥。

水。工人們全擠在這洞裏，有些正在把木樁一根根的敲進泥塘裏。鐵槌舉得高高的敲下去。發出沉濁的聲音。人喘了一口氣。木樁漸漸的敲低了。大家都把褲腳捲在膝蓋上面。腳幹淹在泥水裏。

另外的一些工人把泥水舀進木桶裏，一担担的挑了出去。到洞口的那道斜坡被淋得又濕又滑的。赤腳已經漸漸的踏出階級來了。

雖則地洞裏面有敲樁，喘氣，舀水，說話，監工的咒罵……聲。可是祇要在地面上一點也聽不到了，就燈光也不漏出一線兒來。這時已經是下半夜了。黑暗裏有幾個兵走來走去的。

灤河上的水在無聲的流下去。有時載着一兩支灰暗的船影。有時也傳來船夫的吼聲。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這岸邊會有人在掘一個這麼

大的地窖的。

漸漸的大家才明瞭這是一套什麼玩意兒，說開飛機場卻來挖窟窿。睜開眼睛大半是××鬼子和朝鮮大哥。這些已經就奇怪，其實到結果大家才聽得風聲，說這地窖是××人祕密開掘的。有一天下午張發偷偷摸摸的走到大家身邊低聲的說：

「喂，我剛剛聽得點兒消息，說我們現在挖的地洞是××鬼子用來裝軍火的。」

「裝軍火的？」順根兒站在一邊驚呼起來。張發趕快蒙住他的嘴。

一個背槍的巡邏兵走了過去。

「所以他們要在晚上做工就是這個道理；怕中國人看見呀。」張發再補上兩句。

「該死的東西，那，那可怎麼辦呢？」順根兒焦急的說。

「你知道吧，這軍火庫修造好以後，北京天津可就完啦。」劉達生向順根兒說。

「我們一夥兒走吧。」順根兒說。

「走？可不是那麼容易的。得想一個辦法。你別說出去。放在我張發身上吧。」這麼低聲的囑咐兩句便往門外溜走了。從天亮到現在還沒有個覺呢。

那地洞裏的泥水已經汲乾，木椿也打完了。到過些日，那些紅磚

便搬進洞去了。牆和地面都砌了紅磚。從前祇是耕田種地的農人，現在居然大家在做泥水匠了。事情雖則比較輕便了些，可是監工們忽然限定要在五天以內完工。大家更苦得不成樣子。臉瘦得祇看見深凹的眼睛和尖尖的下巴。

張發聽得的話暗暗的傳在大家耳朵裏，有一些是爲了賺錢，倒不問什麼，可是有大部份的人卻打量着想走了。

「咱們何必替××鬼子幹下去呢？替他們弄好了的時候，哼，我告訴你，連我們自己的老家也沒啦。」張發跟順根兒說：「就明兒晚咱們大夥兒逃吧。橫豎錢也找得點了。」

「怎麼逃法呢？」

「這得要膽子大點啦。我們在沒進洞以前，大家祇要聽我叫一聲就一齊跑吧。」

「要留心點的。」順根兒心有點跳動的說。

忽的，鬼峽眼從他們倆身邊一晃。順根兒嚇了一跳。看着他鬼鬼祟祟的鑽出門去了。張發冷冷的笑了一聲，他們倆便分了手。

黃昏時候，大家剛要進地洞裏邊去的當兒，點好了名，看準了號頭。一個個不耐煩的拖着腳走路。離開了房子的走簷到了曠野裏。行列的兩邊有幾個大漢監工。肚子上橫着一串子彈和手槍。還有些××兵也隨在後面。

剛走着，張發忽然從行列裏衝了出來，高高的舉起了手臂喊着

說：

「弟兄們大家走罷。我們可不能幫××鬼子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呀……」

有幾個人真的向前面跑，可是大半怕事的傢伙卻動也不敢動，祇呆呆的站着，看見張發們拚命的向前面跑。

監工和××兵趕緊的把槍上了子彈，一面對沒動的人說：

「別動，動了馬上要你們的狗命。」

幾支槍口對着衆人；另外一些便趕着跑掉的人，放出了槍聲。

因為僅僅只是五六個人逃走，被很多人包圍了起來，結果就在那曠野中間，幾十支槍彈下面，一個都沒有逃逸的被擊死在草叢裏。回

身轉來的監工睜大了眼睛，並且大笑。順根兒伸着頸子看看，祇瞧見幾條屍首隱約的躺在那兒。

黃昏的灰暗色裹着順根兒的心。

工人的隊兒仍舊被領進了地窟裏去。等到第二天早晨，草叢裏面的屍首已經不知去向了。那兒祇有幾塊血跡和破了的鞋子。

一天。

兩天。

盤粗的木柱已經把窟頂上的土撐持起來。紅磚已經把四壁鑲得齊齊平平的。這麼，大體的事兒算可以啦。祇在做一些細小的東西。順根兒抽了口氣，現在想，就得金子也不希奇了。還是早些兒不要過

這種犯人一般的生活罷。可是，事情並不如他所想的那麼便當。隨着，骨碌董龍、骨碌董龍的，馬車又拖來了一箱箱的笨重的撈什子。監工又叫他們搬呀搬的。就連揩汗的空兒都沒有。

「果然是像張發說的，是槍和炸彈呀。」劉達生悄悄的在順根兒耳邊說。

順根兒祇點了下頭，從馬車上又搬下那麼長那麼重的一個木箱，臉掙得紅透的。他看見監工用鞭子敲着前面走得慢些的工人的腳脛。

哼，甚至於有小炮呢，不知道這些××鬼子是怎麼弄到那兒來的。一直把很寬的地窟藏得滿滿的了。馬車都不見來。事情倒是真的沒有了。洞口都封起，並且還用草餅掩蓋得給人看都看不出。

大家都在想回去的樣子了。拍拍身上粘滿的灰土。洗了一次已經醜醜透了的腳和臉孔。甚至於有的還把自家得到的工錢從腰幹的帶子上撥下來細心的數了一數。微微的看着別人笑了一笑。其間是鬼映眼嘮嘮叨叨的向別人說：

「所以我就說過的，就算是××鬼子做什麼事情也別管。你管就得自己吃虧。有張發這冒失鬼做榜樣。你看，咱們現在清清爽爽的拿了洋錢回家，別的事管他娘。」

順根兒心裏更說不出來的味。

然而，大家總算是終於得到了一聲吩咐：「你們滾吧。」

那一天，天氣很明朗，好像半空中並沒有一點雲。在早晨，大家

正在睡，外面忽然有一陣嘈雜的步聲。

順根兒剛剛起來在牆角去小便，聽得步聲，他奇怪的伸過頭一看。哼，真給人嚇壞了；是那麼一隊××兵走到房子前面。他不敢過去。

××兵分散開，鑽進各個屋子裏去。屋子裏陡然是一片嘈雜。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順根兒心裏在抖。他明明白白的看見了工人被捆了出來。他同村子的那些，真是一個也沒有被遺漏。

那些工人被捆好了以後，一串串的就像拖狗般的弄到遠遠的遠遠的灤河邊去了。順根兒聽見一陣淒厲的吼聲。

那些兵回來，並沒有順根兒那些伙伴了。

他再不能等什麼，在草叢中一直餓着肚子等到半夜，挨到灤河邊，他就不顧什麼的泗過河去。

現在，算是極大的例外，順根兒回到自己村子裏來了。

他在茶館裏閉下眼睛來一想，打了個冷噤。然後，他沒力沒氣的講了一遍。

政府正在查緝中，直至今日始有端倪。刻已擬提出嚴重抗議。浮屍撈出後，已飭人收殮矣。

一九三六，六，廿六，於新居。

五六二號

遼陽痛絕劫餘灰，忍見腥氛掠海來。

午夜申江濤浪起，爆聲如雨角聲哀。

——
項慈園

我們的校車剛剛進了上海廣惠瘋人病院的大門。那一位穿着淺灰西裝的院長便已經走出辦事室來表示熱忱的歡迎。近五十歲的樣子，身材矮矮的，看來很和氣，在微微的笑着，有點像福建口音的向大家說：

「前天才接到貴校通知說要來參觀，所以趕不及好好的招待諸位，並且敝院一向是經濟支絀，設備簡陋得很，實在看不出點什麼道理的。」

互相謙遜了一陣，到底還是請我們到會客室裏面坐坐，喝杯茶。大概上午十一時半的辰光，院長才叫個穿長衫的人帶我們到各個病室參觀。並且還時常有一大篇必要的說明——譬如因經濟困難而致悒鬱成瘋的，成天便坐在那兒「大洋鈔」「中國銀行」……這麼的叫喊着。瘋人病院便以「冥國銀行」的鈔票搬很多在他面前給他滿足，給他安定。又譬如戀愛失敗者，在鐵柵裏有時候喊「妹妹，我愛你。」有時模倣着女人的忸怩的態度走來走去，嬌聲嬌氣的。於是院方常常

給他找女人來陪伴枕蓆。有時候給他到清幽點的地方坐坐。或是畫些令人可怕的女子畫像給他看。

我們一處處的去，大家都覺得很有趣。

每一個瘋人胸前都有一個號碼。這病院有六百多人。規模很大，是由美國教會出經費辦的。論其病況的輕重以定其病房的種類。因為瘋而常常打人的，多半是住在鐵柵中間，甚至於還在他身上掛上一塊鐵，或是上了手銬。

參觀的同學都在新異的笑談中指點着，雖則有兩個社會系的還記錄點東西在小簿子上，可是當作逛大世界一樣的態度照常的有。如果瘋人做得愈滑稽，那麼大家愈笑得起勁。有一個還曾經用紙團子打到

瘋人的身上。還算這一次碰了釘子，因為那領導的人對他說：

「請你別這麼樣，這對於他們是有妨礙的。」

轉過這一座洋房以外，還有三〇〇號到六〇〇號是住在後面那新造起來的灰色洋房裏，牆上已經爬着一些綠色的爬山虎，顯得十分靜穆。

門頭上有一個木製的十字架。

那時還敲了兩聲嘹亮的鐘聲。

我們雜亂的行列擁擠了進去，沒有人再哇啦哇啦的說話了，因為那兒懸着一塊瓷牌：「請勿喧嘩。」

這兒房屋的構成是很特別的，當我們走上一帶士敏土的迴廊上去

的時候，便看見那病房分成兩行，成爲很整齊的平行綫。在中間，夾住了一塊長方形的草地，草地的四周是洋梧桐。時令已經是初夏，一切都顯得漸漸的熟透，你看，地上的草特別綠，洋梧桐已經開得十分茂密了。

天上的雲影飄浮不定，陽光並不顯得十分的炙人。一進來，覺得什麼都很爽朗。

聽得低微的話語，我們才看見草地上站着一個穿着黑衣，頸子裏掛着十字架的修道士在指手畫腳的講。有六七個瘋人好像平常人那麼的癡呆地傾聽着。

我們隱隱的聽得一兩句：

「耶和華的兒子……救世……解除罪孽……」

兩行房間我們都順着去參觀，還是跟前面的沒有兩樣，每一個人祇能住在一間房子裏。在門口，釘着一個水木牌，上面寫着這房間的號數、人名、職業、籍貫等等，讓參觀的人一目了然。

我們剛剛走到了右邊的那一行，聽得房間裏的人在說：「自來話。」沒有第二個人在旁邊聽的。有時候大概是叫喊得很大，幾乎使我們每一個人都聽見了，那位領導者好像並不以為奇的走在前面。

「在這兒看看罷，裏面的人還是你們的同學呢。」

院長不知是什麼時候走到我們的後面。他向前面的人說，大家便停住了腳。擠在門口看那木牌，正楷寫着；

五六二號病室。

病者：李一清

籍貫：江蘇句容

年齡：廿四歲。

職業：××大學學生。

病名：迫害狂。

我們大家都驚愕得發顫了。李一清！是的，他是我們的同學。一千二百個學生中誰不知道他是怎麼一個人！這幾個月大家都不見他，有人說他到××留學去了。有人說他在監牢裏面。學校也並沒有追究，雖則大家心裏都留着他不可磨滅的影子，但也沒有法子。誰知他會踏

在瘋人病院裏面呢？

這是一個奇怪的恐怖！

大家伸起頭向門裏一看，那病人已經更疲得不堪。臉上沒有一點血色。兩隻眼睛突了出來。然而並沒有光的那麼的灰眼。看見我們，他慌張的蜷縮到牆角裏。手指點着我們在喊：

「你……你們有手槍。……哎呀！有錢的朋友……哎呀！我被槍打了三個洞了。」他指着胸口說：「這兒，這兒，我不怕，你來！」

我們心裏莫名其妙的難過。互相看了看。李一清已經完全變了樣子。他不像從前在學校裏那樣的熱烈而又沉默的態度。

院長點了點頭跟我們說：

「請你們別站在這兒，他是再不能看見這麼多的人了。」
大家依戀地移動着腳步。

學校校車還在門口等着。可是那位年老然而是很和氣的院長，一定要留我們在他的客廳裏吃吃茶點。我們大家是坐在一張餐桌的兩邊。

然而我們好幾個同學是一點東西也吃不下去，因為覺得李一清的影子在眼前晃動。我站起身來要求院長停止他講說上海廣惠瘋人病院的成立經過，而向我們說明一下李一清的致病的來由。結果，他答應了。

他從內室裏擡出一本很大的簿子來，翻開五六二號那一頁看了一

遍，然後靜默了一陣，看看大家。安詳地敘述了李一清致病的經過。我們細細的諦聽着，同時，在腦子裏復現了從前在學校裏的一切情形。兩相雜拌在一起——

從一二，一六。北平學生救國運動開始以後，學聯會祕密的派代表化裝南下。跟南方的學生取得廣大的聯繫，響應這個救國的抗爭。在上海，同時被捲起了強烈的風暴。從忿怒、同情的心情中間行動起來。

記得是十二月十九日的夜晚七點鐘左右，各大學的學生集合了若千里的大隊到我們學校裏面來。他們呼喊着抗日救國的口號，他們說：「歡迎各校同學參加！」大隊走過各宿舍。同時，鐘聲急驟的响

起來了。

於是宿舍裏的同學們都披起衣服奔下樓來，然而還有很多同學憑在窗口觀望。然而，這真奇怪，下樓來預備參加的同學都被七八個人，在門口攔住，嘴裏在急促的說：

「我們不去，我們學校裏面的學生不願意跟他們這些人亂鬧。」大家看看，說話的那幾位，正是學校指定的學生會的委員的臉嘴。因為他們都有特殊的政治關係。被同學們輕視，然而同時也有人，在懼怕，在尊敬他們。所以被攔住的人便不敢動。

恰恰在這時候，李一清便跟另一個人擡着一面很大的白布橫旗攔出來。上面寫着「上海××大學遊行請願團」。李一清嘴裏便高呼着

道。

「同學們請下來。祇要不願做走狗漢奸的都一齊走吧。」

這麼一叫，一千多學生都擁下樓來。那七八位委員祇好瞠目地站在路邊。就說往日唱：「妹妹！我怎麼不想你？」的跳舞朋友，在埋着腦袋圈點漢書做 *Book* 的書呆子，那一天晚上也都參加到遊行的大隊伍中去了。

天氣很冷，在中山路上沒有月光星光。昏暗的路燈照着曼長的行列。手臂連着手臂，喊聲接着喊聲。誰也在興奮得忘記了一切。尤其是在行列最前面擡着旗子的李一清。他的嗓子都沙了。風勢大，旗子很要點力氣才擡得起的。這面旗子是他倉促中扯下自己的墊單，集合

了幾個同學的墨汁，用報紙裹起來做大筆寫好了的。

一直，我們的行列是集中到江灣市政府大門口。

那時候，李一清曾經站起來申述請願的要點。他又多番的要求政府給學生自由的做救國運動。

李一清那相貌，是這一次給大家認清楚了。他雖則是那麼一付並不特殊的瘦削的身軀和表現得剛毅果斷的面孔。鼻頭上有幾粒白麻子。皮肉是聚黑色的。額頂很高大，據說從這兒便可以證明他很聰明。

隨着，上海的學生運動也更積極起來。

在我們學校裏面，引起了很大的問題的。便是要改組救國會。使

牠更能領導同學們有效地抗爭下去。可是這事情發動以後，除了郭法天們那一批人（即在那一天晚上攔在門口的同學。）由學校當局硬指定進來做委員外，李一清和張華寶是大家推選出來的。

我記得有一天在大禮堂裏面開全體大會，李一清站在主席臺下面提議「罷課，開始非常時期的教育」。全場的人都熱烈地吼成一片。然而主席正是郭法天，他有足球隊跟校警做糾察隊。這兩批人開始鎮壓下去。於是主席冠冕堂皇的說道：

「請諸位遵守會場秩序，關於罷課的事在我覺得目前並非必要。我們何必犧牲功課反而失去團結的機會。至於非常時期教育，當向學校當局提議。下鄉宣傳，別校尙未實行。」

於是，在威脅下面的議決，是：

「交執委會討論辦法。」

李一清是比較感情一點的人，他的提議在暴力下面被打銷，這可氣極了。他忿恚的咒罵着。那幾天的不高興的樣子是誰都看得出的。隨着便有一個重要的消息傳來；說各學校學生要赴京請願，復旦大學的學生已經在北站候車。李一清高興的了不得。他回學校來帶了一兩百人先去北站。

北火車站，是陷在混亂的局面當中。警軍全副武裝，囚犯……包圍得水洩不通。各處辦事處都沒有入。站長室被打破了窗子。幾個學生代表擁在那小門口交涉事情。學生大眾都集中在月台上。車箱裏已

經擠得插不進身子去。小旗子握在手裏，傳單散發開去。有人站在棧子上報告消息，有人送水果餅乾來慰勞大家。

那時，車站上的大鐘是八點十分。

李一清在人叢中鑽來鑽去的，穿着青哩噠的西裝，手裏握着一捲報紙。

等到事情辦好以後，他還預備回到學校裏再去叫一些同學來。大家要在一塊堅持到底。所以他走到馬路上來。忽然後面有個人一把拉住他的臂膀。他一驚，回頭一看原來是熊大頭，笑嘻嘻的說：

「你上那兒去呀？」

「回校去。」

「這麼早回去幹什麼，走吧，我們到揚子飯店去玩一會，等一會我們一道回去。」

一向李一清就討厭這個傢伙的。因為他是郭法天的小走狗。拍郭法天的馬屁很利害。想把他的學費拍到手。可是迄今都還沒有一點兒影響。

「我不去，還有事呢。」

「噢，你真不給人面子。諾，我的汽車在這兒，坐上去吧。大家一塊兒走。」

李一清還沒有把推辭的話說出口，便已經被拖進汽車裏。馬達一動，那位熊大頭便把汽車開到南京路那邊去了。等到汽車停下來，他

又像小鷄一樣的被兩個人夾上六樓六百二十三號房間。一推開門進去。李一清更有些窘。因為那兒坐着的是郭法天呀。

一邊是很客氣的招待着：

「哎呀，老李。坐坐。喝杯茶吧。」

一邊是沉默地看看對方的嘴臉，然後坐了下去。耳朵裏傳來舞廳裏的爵士樂。

「老張他們在隔壁三十四號房間裏打馬將。我抽出身子來，叫熊大頭去請你來談談。」郭法天狡滑的笑着坐在他的對面。這麼指點的說着。

「唔，那麼你要說什麼事呢？」他有點不耐煩的問。

事情就是關於這次學生運動的事。我的意思，不，整個政府的意見都以爲在此國難期間，應該大家容忍一點。這樣亂鬧是不會把××打出中國去的。所以我覺得整個的學生運動在走着不合理的路。不僅平津學生如此而已。」郭法天好像很嚴重起來的樣子，看了他一眼：「就說是上海吧，更鬧得一塌糊塗。你在學校裏固然很熱心，可是罷課，下鄉，那些事都不應該幹的。你看現在又弄到南京請願的事，豈不更糟？」

「這也不見得。」他冷冷的說了一句。

「不見得？我覺得一點結果也沒有。還是不要幹了吧，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要幹了吧。」

「這簡直是笑話，就好像什麼事是我一個人弄出來般的，我不幹，還是有那麼多的人幹下去。要有了羣衆才有領袖的。」李一清發脾氣般的說；「並且你也管不了我。」

「那不管，你總是個煽動的人物。今天請你來跟你說，請在這兒靜靜的蹲些日子。不要出去。」

「嘿，你好像要給我坐牢般的。真笑話。」

「笑話？你究竟聽不聽我的話。不？看我對付你！」

說着，板！的一聲。郭法天把手槍從口袋裏摸出來拋在桌子上。

隨着又說：「你這條小命真給你連影響都找不着一點，難道我們這些人殺個人還成問題嗎？」

郭法天兇狠狠的拍拍胸膛。

「哼！」李一清哼了一下鼻子。可是他的臉色變得很難看。眼睛睜得大大的。額頭上有一層汗粒。

郭法天把手槍仍然裝進褲腰裏，然而又很溫和的走了過來說：

「老李，我們也很佩服你的才能的。如果認得清楚自己的地位，什麼都好了。你想，我們何必幹什麼救國救民！我先問你，究竟自己救好了沒有。你看，大家都讀不了書，沒錢交學費，畢了業找不到事做。我老實告訴你，祇要你跟我們在一道，這些都不成問題，我們有的是錢。」

李一清知道他在說些什麼，可是也並不答覆一句話。有時候他看

郭法天那傢伙一眼，甩過頭去。

.....

.....

從那一天晚上起，學校裏五六天沒有看見李一清。他也並沒有到什麼北站去。等到回校來以後，同學都去看看他，可就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每一天都有郭法天派去的人跟他走在一道。

李一清不是說不出話，實在是創傷後過於憂鬱了。

一個夜裏。

天上，電光在閃。並且還有很劇大的雷聲。

到了夜裏十二點半鐘的光景，窗外忽然下起雨來。

李一清忽然從牀上翻起身子，驚惶地偷出宿舍去。跑到學校大門外面。順着路跑得氣都幾乎轉不過來。郊野裏漆黑一片。除了路燈一點兒光也沒有。急雨在大聲的淋着。他一直跑到他的家門口。

他在拚命的擂門。一家人嚇醒了來開門。他一進門便指着肚子喊：「我被打了三槍。哎喲，哎喲。」順勢他便倒在地下。

爸爸、媽媽全下樓來看，並沒有在他身上發現什麼槍彈打着的痕跡。然而李一清卻始終這麼地叫着。唉，他將永遠的這麼喊着了吧。

半個月後，他被送進瘋人病院來。

院長最後向大家說：

「他的病很難有希望好下去。他的爸爸不想起訴涉訟。因為他以為這很無益的，法律是保障權勢的東西。他曾經到學校裏去問過一次。學校當局也好像不大清楚。並且還反而囑咐他不要向外面說出去。」

院長把五六二頁翻過去。全書合攏了。

我們在下午三點鐘離開上海廣惠瘋人病院。

卡瓦地之夜

騰永獨立營的官兵護送着中×雙方的勘界委員，在艱苦的旅程中向卡瓦山進發。那是三月十四日的事。卡瓦山是晝夜流瀉着大水的瀾滄江和潞江的分水嶺。

這分水嶺的那一面，便是×帝國主義的遠東殖民地——緬甸。有壯偉的兵房，有整齊的公路。建築在血淚上的一切足以使人渴慕的東西呵。然而，這分水嶺的另一邊，卻僅僅祇有卑躬屈節的官吏，破落的蠻村。沒有人願問的埋着黃金的處女地。

從明聖祖的手裏，江岸上的界碑便不見了。那末這分水嶺是屬於那一邊的呢？弱小民族？帝國主義者？

勘界的人員是在進行着解答，不，爭奪這一個問題的結果——
護送兵斜斜的把槍背在肩上，前前後後的走着。壓扁了的軍帽和破爛了的黃色制服，顯得他們是過分的頹唐，過分的沒有勁。雖則放開步子的走着。嘴裏還在哼着邊疆的戀歌。覺得這樣的行軍是太平凡了般的。

晨光是那麼晴朗的照臨在山野裏，天上幾乎沒有一片雲彩。一股清淡的氣衝進我們的鼻子。那時，我們已經翻越過一個很高的山巒。除了自己的行列，另外並沒有看見什麼人和聚集着的村舍。在山上還

正待找尋着路般的，連騎的馬都走得特別的仔細。走着路的人常常站在山路上嘆的喘出口氣來。

才把這座山爬完，那一邊卻是一片廣大的小岡和叢林。我們的行列已經走在陰暗的密林當中了。真可以說是沒有路，這次是第一番的開拓。腳是踏在有半人高的荊棘草莽中間。一身粘遍了無花果的黑刺。有時候前面被很大的亂石或倒了的樹木阻礙了，不是花很多時間來破除牠便是簡直另求出路。

樹上飛着奇異的鳥，有時也有獼猴。草裏有時候跑過兔子獐子，牠們的生命常常被那些兵斷送了的。真有趣，那小小的屍體很容易的便掛上了士兵們的槍梢。可是，有時候碰見了很大的毒蛇。那可糟

了，這麼多的人都不敢靠近他一點兒，大家睜大着眼睛看着那又粗又長的身子穿過草莽中去了。

陽光稍稍的漏進幾片來，倒是風意外的大。人祇要輕微的說句話，林子裏就已經有回聲了。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倒是有點提心吊膽的。因為倘使給附近的土人知道，在這裏面我們很難施展有力的對抗。

清冽的溪水流過森林中，溪邊你還可以看到隱約的野獸的足印。在水面上，浮着枯敗的葉子和山花。

我們已經下馬來步行，中立委員普來特走在我們的前面。不因爲這一次的視察，我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足跡會不會留在這些地方。

「什麼時候可以把這林子走完？」我們問身邊同行的嚮導。

「要下午兩點鐘。」

「那麼今天晚上在那兒住下來呢？」

「江邊。」

我們沉默下去，艱難地跋涉在這旅途中。經過了幾個並不高的岡
嶺。

那一夜，天上的月亮很明。大家露宿在江邊。風送來一陣陣的濤
聲。江山是更靜穆的順伏在夜裏。岸畔遍生了橄欖的叢樹。

我們決心前進到永和。那已經是在卡瓦地了。

記得獨立營的趙上尉在大家拔隊起程的時候，便向衆人說道：

「我們今天已經進入卡瓦山，在這一帶的各民族還在極野蠻的部落中間生活。碰見漢人是要殺的。請各位留防一點，我們今天將作比往日更戒備的戰時行軍。」

隨着，尖兵步哨都在先派了出去。

一路上，嚮導告訴我們：在卡瓦山上以多野瓦著名。這野卡是野蠻民族的一種。他們雖則脫離了穴居野處的時代，可是還在以漁獵爲生。有些已經懂得畜牧。還在茹毛飲血的。比較在山麓一帶居民已經能够務農爲生。他們常常是受着地理環境的影響的。雖則農耕已算進步，可是在栽種的季節，他們還得有一套殘酷的行爲——把漢人，不，沒有漢人時自己的人也得殺了，把頭累積在穀田裏面。用以祭穀

地。如果沒有這樣祭過，那麼穀的收成便不會好。而這種人頭又以殺得多爲光榮。每一村每一寨是常常競爭着的。

我們心頭一驚，互相看了看。

分水嶺上的山勢更來得雄偉險惡，你當着走那些祇有點葛藤牽住的岩石和路徑，會握着一掬汗走的。因爲上面僅僅是露出一線天的峭壁，下面可就是足以粉身碎骨的丘壑。而所謂路徑，那真是生遍了滑得倒人的苔蘚。有時是站都站不穩的。在這些地方，我們簡直是把生命交給別人的奮闖下去。

成天在山裏走，時候已經是中午了。

忽然，我在馬上看見山腰的松樹邊有人在探頭探腦的。當時有幾

個兵已經跟他們接近了。隊伍停頓下來，趙上尉便派兵追捕上去。

不久，遠遠的看見一羣人簇擁了回來。等到我們面前，才知道捕來的是兩個土人。赤着身子，僅僅腰部圍着一圈粗而且紅的籐條。臉上畫得通紅，頭髮裏插着一支鷄毛。最令人忘記不了的是他們口裏在緊緊的含住一把鋒利的尖刀。那刀及上據說是塗了「安珊」這一種蠻荒特有的毒藥，刺到身上祇要見一點血便會送掉老命。

他們被繩子捆得像砍倒的樹幹。然而還在向我們投射着兇狠的眼光。

「一定是奸細！」抓住他們的一個兵在說：「因為這兒距離永和僅僅祇有十里路了。」

「看樣子也就是的，那麼叫我們的嚮導去問問他吧。」中國的委員說。

我們的嚮導是能夠講卡瓦話的，他走上前去費了很大的力去詢問一切，然而結果是一無所得。那兩個奸細簡直一句話也不答應。

恰恰這個時候，X帝國特派員的幾個人已經騎了馬來到了。他們看見這種情形便很慌張的走到那兩個奸細的身邊。隨便詢問了兩句，可是這才是極大的怪事，那卡瓦人在滔滔的回答了「洋人」的問話。好像他們從前便相識的那麼親切的樣子。

X方的委員微笑着轉過身子，用馬鞭子輕輕的敲着自己的擦得光亮的長統靴向中國人說着流利的英語：

「他們是我們×國特派來的嚮導，倒並不是什麼奸細。可以把他們放掉。」

好像語氣間還有點命令的樣子。

中國人一向是低聲下氣，常常仰人鼻息的。勘界是官樣文章，奉命惟謹倒是事實。這一套祖宗遺留下來的奴性，被「禮義爲懷」這四個字解釋得冠冕堂皇的。當然洋大人這麼一說，中方委員急忙說：

「哦，哦，原來是這樣。」一邊點着頭一邊扭過身子去看了看趙上尉和被捆縛住的「奸細」：「好，那麼趙營附！請你把他們放開罷。」

「不，還得跟他們說幾句話。」另一個中國委員有點難爲情的接

着說，隨着也便轉過頭去，找那位真正的嚮導；「請你用卡瓦話跟他們兩個人說：這是因為士兵無知，事情誤會，所以才捕了他們。希望他們不要生氣。並且這次勘界，對他們毫無侵擾，望回寨去勸大家不要抗拒，容我們順利地通過。」

真正的嚮導向X方嚮導去傳達了中國的「德行」，服了軟。那兩個卡瓦人僅祇點了點頭。士兵無可奈何把繩子解開了。並且最有趣的是大家都退讓幾步，恐怕他們用塗有安珊的刀子向捕他的人報復。

內中的一個愉快的呼嘯了一聲，向山那面飛跑過去了。口裏含着光亮的刀子，腰間纏着蛇般的紅藤。X方的幾個委員都不約而同的狂笑了。這笑不知是認為野蠻民族的有趣呢？還是鄙棄中國委員的馴

順。

然而我們看見中方的委員們也陪着苦笑。

午後的陽光一樣地感覺得十分炙人，士兵們在不住地用胸前的毛巾揩額上的汗水。這一件事過了以後，大家又繼續前進，趙營附命令他的士兵們都加以準備。尤其是前衛的那一連，要「搜索前進」。

另一個被捕的卡瓦人是隨在我們的行列前後走着，他並沒有「嚮導」，他僅僅跟會說卡瓦話的X方委員在問答着。他們簡直是老朋友般的。

還沒有經過多少時候，先前呼嘯着回去的卡瓦又回來了。他在獐笑，並且好像很喜歡的跳躍着。等到我們的行列剛剛走到一帶草坪，

（看見到一座山上的卡瓦居住的村寨，這村寨便是在猛角董西部的永和。）那傢伙便匍伏在地的說着話。

我們的嚮導上前去問他以後，轉過來翻譯給中國委員說道：

「他們寨裏的人很歡迎中國委員進去，不過請不要帶護衛的官兵進去。僅僅請兩位委員進去便行了。」

大家停止了前進，我們都下馬來。有幾個人正在商討去與不去的問題。那時候你可以看見並不遠的山寨。是在崇峻山嶺的脊樑上。有兩條黃色的小路通達上去。牠的四週有尖危陡削的石壁懸岩，有濃綠的密集的竹林圍裹在寨的四週。我們真不知道裏面蘊含得有多少不可解的神祕，令人恐怖的殘忍。

「好，那麼我們去罷。」中國委員最後是無可猶豫的決定了。

他們兩個人跨上了馬向寨那邊去，可是還沒有走到三丈以外，忽然事變開始發生了——

兩槍彈火向我們射來，同時在山脊的寨子裏的羊皮鼓在陣陣的敲動，牛角號在嗚嗚的吹響。這時候，數千人的吶喊聲震撼了平靜的山野。遍山出現了赤身裸體的卡瓦人，手裏舞動着刀槍。在那兒並沒有前進的跳躍着。

那時候，X方的委員們好像態度很安詳自若的樣子，然而中國的先生們卻早就慌張得不了啦。在很迅速的分配佈置以後，騰永獨立營的士兵散佈在叢林中間去。他們扳響了槍機，上滿了子彈。準備去進

襲那野蠻的敵人，漸漸的他們隱沒了自己的身子。

槍聲斷續的響着，那一方面的卡瓦是善於使用明火槍的。他們奮不顧身的迎上前來，野蠻而不顧生命的戰鬥着。常常用刀戳通敵人的肚子。

我們祇能退到很遠的後方，等待着這場惡鬥的結束。直到黃昏時候，四山蒼茫，暗然不見一物。遠遠的傳到後方來的，是疎稀的槍聲。

天上沒有星月，大地寂靜。

中國方面的委員應了X方的邀請，大家集議之下，決定我們慢慢的退走。據說是：「不一定要起衝突。」祇要卡瓦不要來侵犯的話。中國委員又祇要命令正在作戰的軍隊，馬上注意，設法退卻。

那是一個多麼恐怖的夜呵！在卡瓦山上，我們尋覓得一塊比較太平的地方歇息下來。那兒有流水一溪，可以給大家燒火煮飯。淘米洗菜不致成什麼問題。前方的官兵已經陸續的退下來了。有很多帶了傷的被擡了回來，嘴裏在哼着。幸而，永和寨裏面的卡瓦人並沒有追趕在後面。大家便想放下心的弄飯吃。

可是等不了多少時候，殿後的部隊便被下山來的卡瓦包圍得水洩不通了。於是全部又反攻回去。到結果，卡瓦一敗不可收拾。永和寨上，四面火起。那熾烈的火焰焚毀了四面的草木，燬了遍山的竹林。

在勝利中，我們很高興的進了永和寨。進寨時也費了不少的困難。因為一路上有深厚的刺蓬，有不易察覺的竹錐，又有一層層又彎

又狹的巷道。真不容易走。我們可以想見他們用着×帝國主義奉送的新式兵器，是很不容易進攻的。

等我們在卡瓦民族的歡呼聲中進了永和寨子以後，第一件事給人不得不驚訝的，是遍牆壁都有耶穌救世的彩色圖畫。尤其我們看見穿着卡瓦衣服的×國宣教士，他有點傲慢的走到我們前面說了一聲；

「晚安！」

「貴姓？」中國的委員很謙下的問他。

「永威里。」深凹下去的眼睛看着對方的臉。鼻子很高。

「來了多少年？」

「十四年了。」永威里不屑的笑了一笑。

雙方的委員都進了會長的家。

牆上懸着獸皮和一個鹿的頭角。並沒有牀和椅橈，可是最顯明的是會長的屋角裏，有一個玻璃的方盒子，裏面裝着一個象牙的耶穌像。耶穌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而玻璃盒的外面是寫着很簡單的英文。譬如說：「耶穌救我們離開罪惡」之類。

那麼我們也可以想像的，當會長來向我們請罪的時候，他的嘴裏講着並不流利的×語。他說：

「看在上帝面上寬恕我們吧。」

我們還能說什麼呢？他們的腦子裏就未曾有過中國人的印象。他們除了永威里，恐怕沒有第二個人能够再受大家尊敬的。除了卡瓦山

以外的世界，他們也祇知道有緬甸，有緬甸的保護者——×××。

寨裏的人都投給我們奇異的眼光。

中國委員忍不住的用×語問那個會長：

「你還知道中國嗎？」

會長擺了擺頭。

「我們這次來……」剛剛說到這兒，×國的委員便截斷掉向中國人說：

「請你別問了吧，單是聽聽這會長的話已經够我們相信這寨是屬於緬甸領域以內的。」

「這並不是一個正確的證據。」中國委員有點像爭執的答覆過

去。

「那麼你要怎樣的證據呢？」

一邊說着，那隻有毛的大手便去摸着胸前的白蘭林手槍，中國委員便不敢說什麼話。

當天晚上，大家勉強的吃了飯。在寨子裏的空場上便燒起柴火來。於是會長來請大家去「歡樂歡樂」，都應邀出場了。那時，在火光下面有幾百人在歌唱着讚美歌。然後，赤身裸體的男女便在柴火邊繞成一個圈子跳起舞來。那位宣教士被他們像神仙一般的弄了坐在正中間。

蘆笛、羊皮鼓，清濁的兩種音伴奏着野蠻民族的歌唱。

愚蠢的笑語，

兇狠的眼光。

中國的委員們沒有趣味的坐在一邊。幾乎是要打瞌睡。而×國人卻在一邊談笑，並且在拍照片和電影。兩方面都各有各的心情。

酋長過來問好不好。當然祇有點點頭。

翌日，中國委員爲着了卻公案起見，派隨來的測量隊開始測量分水嶺上的「國界」。然而×方委員拒絕了這種工作，擺着手說：

「不必要。」

於是勘界的先生們又離開永和寨了，是三月十七日。

路上還有在戰爭時傷亡的士兵的血跡，並且在這蠻貊的邊疆，加上了幾個新塚。

在地圖上，中國西南部邊疆。將要在紅的分界綫的以外，開採一個很大的金礦，是×國人所經營。那地方是涪路兩江的分水嶺。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付排
民國二十六年元月初版



筆 伐 集
實 價 三 角 半

作 者 馬 子 華

發 行 人 李 志 雲

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開封 武漢
廣州 濟南 貴陽
杭州 成都 重慶 雲南 北新書局



角五分

